

中宗大王實錄

第一百四之五



194255

6.8.2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一百四

七月戊戌朔臺諫合司論銀代事八啓不允○已亥臺諫合司  
 論銀代事再啓不允又啓曰臣等在耳目之任持公論累日論  
 啓天聽愈邈此必以臣等之言為不足信也是所謂不得其職  
 豈敢覲然冒處臣等之去就決矣願上鑑察答曰近者君臣  
 之間情以阻隔實由否德在上而前所云者乃自責之意無  
 乃未解見乎今日臣等之言為不足信而又有去就之語予豈  
 以臺諫之言為不足信乎若決去就則尤為駭愕所當斟酌○  
 臺諫啓曰臣等伏覩上教君臣之間情意未能相孚故下不  
 見信如此此乃予之失也臣等不勝惶懼豈敢以 上教為不  
 信乎第念銀代罪惡雖教以非關 宗社內人擅行殺戮其將  
 來之漸豈不有關於 宗社乎臣等深思熟慮累日論啓而敢  
 拒至此不可冒居言責伏願 聖察焉答曰予若不從其言則  
 豈命黜送門外乎銀代一么麼之人不足惜也若分明殺人之  
 事則下雖不言自上所當痛治之矣若以不明之事而大起獄



事則其處置豈不難乎卿等以此而欲決去就則非徒駭異於人之見聞而予心未安之意亦豈少乎更加斟酌○臺諫合司辭職而退再命就職不從而退○弘文館副提學宋世瑄等上劄曰人君居九重之深聰明不能偏視而周聽故必以廣耳目納諫諍為急誠以國家之治亂安危繫於公論之行不行爾臣等伏見 殿下即位以來舍已從人之道靡所不至凡是非之辨刑賞之施雖輕細微瑣之事苟或有論說則鮮有所留難亦可見樂善好問之美意然而從善不篤多有偏繫之私政之有關於治體事之有累於 聖德者則雖公論顯發反覆論執略不動念習以為常至於近年而斯極臣等竊感焉夫言官伏閣固非治世之美事而兩司同辭延至三四日之久無路回天請辭而退觀聽狹異物情愈鬱未知 殿下將欲舉一國公論歸之於虛罔而莫之顧歟自古國家危亡之機必兆於人君厭諫之初蓋人君少有厭諫之色則讒佞便投其隙君心易至蠱惑下情不得以上達公論無自以扶持 宗社傾覆不朝即夕臣



等竊為今日危之伏願 殿下省察焉答曰劄意至當自古人

君與臺諫曰可曰否若一切聽言則向有於可否之意乎况此

事予非全不從也已收牒放黜而臺諫以此為不足以懲之故

黜送門外此非不從臺諫之言也而今又呈辭則非徒不美於

人之觀聽於予心亦豈安乎○平安道御史丁應斗還復命○

庚子命招臺諫就職至六不從而退○辛丑命招臺諫就職至

九不從而退史臣曰銀代兌悖情狀人共切齒舉一國皆曰當

置重典臺諫至於力爭不得上章辭退而曲加掩護至曰其情

實自上所知而數多加罪可乎嗟呼公論所裁夫豈偶然而自

上所知者何情適足以起衆人之疑而甚中外之感也○壬寅

命招臺諫就職至四不從而退○下全羅兵使韓琦啓本搜討

獲不知名四人推梁則供以韓山蓋千與同亦八人載盜向黃

海地方浮海到馬梁之前有大船一隻及左右小船中有異服

之人則百餘名或以紅巾裹頭或以匹段為衣而劫掠船上之

泉之處至橫看泉泉載船後置安孫子政院曰荒唐船人

擄去我國之人而還棄置云以我國人所供觀之則其事分明



不須捉致推閱而後知也言此意于該曹○領議政尹殷輔率  
史臣曰殷輔字商卿海平人也為人慈祥恭謹無忮害之心才  
長於吏幹到處頗有聲績為平安道觀察使境內大旱齋戒祈  
雨遂得雨四十里人以為精誠所感為兵曹判書軍卒多被其  
恩自登第位至一品益自慎儉自奉如布衣時然素無學術器  
局凡下隨時浮沈故雖以沈貞金安老之奸而不怨焉及安老  
死殷輔獨居相位卜相以蘇世讓沈彥慶權輒啓之士林莫不  
非之又曰殷輔天性慈祥簡澹篤於自守雖屢經變故而未嘗  
有所污淦人或譏其浮況取位然練達吏事用長騎曹尉有政  
績一家之內友愛和睦人無間言惜其為相十年一無建明晚  
節感婢妾喜為折簡至於市井小民無不得其請簡者至是  
以疾卒生不能忘身死不能薦賢時議惜之○癸卯傳于政院  
曰前者忠清道馬梁所捉唐人王初欲付冬至使解送者待其  
緝捕同舟之人欲一時解送故也昨見全羅道兵使韓琦啓本則其  
唐船高建雙帆指向西海云西海即中原地界今已直向其土



其類必難緝捕冬至使發程又在九月之初王乞久留而生死亦難知之付送於千秋使之行何如其文書則可以隨後磨鍊而追送于義州也此意問于禮曹以啓禮曹啓曰漂到唐船幸有緝捕之理故留置李王乞而欲付之冬至使耳今若不得捕擬則解送於千秋使甚為便當文書隨後追送無妨傳曰此意言于承文院○左議政洪彥弼右議政尹仁鏡啓曰臺諫合同辭職至於累日而自 上傳教之言懇惻激切已無餘蘊臣等聞之至為未安况今首相新卒國失元老凡在上下孰不悲慟乎臺諫計之亦熟而非不知黽勉就職然猶論執不已者非只為一銀代而已實慮後世之弊也且門外黜送非 祖宗朝舊法乃廢朝新立之法不宜遵用銀代實一奸人而既非近侍又是雜類如此奸人遠竄外方而不近都下則臺諫就職而朝廷必安靜故敢啓答曰銀代之為雜類予豈不計乎女人竄外亦非 祖宗朝故事而曩時之事指金安老時事可為後戒况已再斷其罪初收職牒故恐其端令之不一而留難也但首相新卒上

罪初

後黜

門外

職牒

故恐

其端

令之

不一

而留

難也

但首

相新

卒上



下悲慟之時千秋拜箋又迫臺諫廢職在所未安可依大臣所  
啓竄之外方也○至是命招臺諫傳曰首相新卒又將有朝禮  
并錄臺諫不可廢職故依大臣所啓竄外臺諫遂就職○傳曰  
銀代自願付處事下傳旨于禁府又傳曰在丁酉年思郎今付  
處外方而只定配所於坡州此意言于禁府使知之又傳曰此  
言勿傳于禁府可也○甲辰侍講院啓曰世子師之喪世子親  
臨吊喪之禮載在五禮儀註而考近年前例則皆於五日內嘗  
官吊喪今則何以為之傳曰從近例遣官吊喪可也○乙巳傳  
于政院曰頃者自馬梁捉來唐人已命解送於千秋使行矣但  
唐人入歸則其見獲轉解之由必言於鄉土及所到之處今可  
諭之曰汝之同舟者皆是唐人而汝則見獲於我國故今得解  
送也同舟之人若皆下陸則可以一時解送矣而近年以來賊  
倭興行故邊將不知為上國之人疑為賊倭致令驚怕逃歸  
以此治邊將之失而即解送汝輩於千秋使之行以慰思歸之念  
矣○日章○丁未諫院啓曰銀代罪犯關重窮推擬律則得依



首領難矣自 上因大臣所啓終以外竄已失王法物情猶

為未快而今定配所于長湍長湍畿內近邑非外方之例無異

於門外黜送如此極惡之人不可置諸都下至近之地請亟命

遠竄大抵流竄之人必于遠方者使之困苦而懲其惡也銀代

罪惡止於竄黜亦甚幸矣禁府無知事李苞知事權機揣知自

上終始掩護之意定其配所乃於畿甸一日之程雖有從願之

教既命竄外則竄外非畿甸之謂其不有公論逢迎承順以中

上意所失非輕請罷司導寺正張世弼所行鄙陋司中之物乞

不合長官請遞答曰銀代之罪門外黜送似為未便故分配于

外方也前者東宮內人即思郎今分配時雖以外方竄逐下傳旨而

其配所止於坡州耳况長湍二日程也名雖畿甸亦何異於外方

乎今不須紛更禁府則以有前例見初故耳豈有他意乎罷之

過矣不允張世弼事依允○戊申諫院啓曰畿甸無異於都下

故中朝以直隸之府不列外方則固非流竄之地長湍直隸京

都豈可使竄外之人得容於此大妨遠黜懲惡之義法外一時



之事即思雖或為權於往者而事有社重則固不可為永式於

後來銀代罪犯關重斷不可牽附前例使之畜惡於近地請亟

命遠竄自 上用大臣遠竄之啟而命以竄外則宥其重罪不

可不遠黜外方而禁府不計罪犯之重不念所關之大惟事乎

承順恩賞之重曲從銀代無忌憚之顧其為逢迎而不容於公

論甚矣請罷答曰累日程途則無異外方而女人之竄又不當

加於是也故不改配所耳禁府豈有他意哉罷職似遲故不久

○已酉諫院啟前事不久○承文院提調啟曰宣川漂流唐人

唐船二隻漂到宣川大和島於應浦之間為伏兵所獲言

語未能相解不得取供以聞事平安道觀察使柳灌狀啟供招

之辭時未啟聞故解送文書不得磨鍊耳若速啟聞則可及追

送於千秋使之行而未及則付送冬至使之行何如且走回招

人李朝湯站人為達子所擄而六禮曹欲以付送於千秋使之

行而發程日迫文書已畢請入送於冬至使之行何如傳曰如

啟○庚戌以權停例拜賀千秋箋進賀使工曹恭○臺諫啟遠

竄銀代事答曰前觀大臣所啟之辭則以為遠竄外方云者但



指外方而非極遠之謂也予有前例故使之自願付處耳分配者

有司之事予豈有私意乎依初承傳改付標可也○諫院啓請罷

禁府事不允○政院以遠竄外方四字改付標于銀代竄外傳旨以

啓還下而傳曰所謂依初承傳改付標云者非謂改此承傳也只於

配一呀單字改付標以忠清黃海江原等道中從自願之意言于禁府

○辛亥傳于政院曰昨日所教忠清黃海江原道云者設諭之言也不可

拘於此言之意言于禁府○政院啓曰銀代配呀改付標事言于禁府而

堂上時方被論故未得行公敢啓傳曰此非他行公之例只定配呀

而改付標耳以此言于禁府○傳于政院曰今見全羅右道水使閱應

啓本唐船依洎於羅州飛彌島即發兵船圍截其船見其形貌則或着黑衣而其

德即發火炮以射我船二人中炮而死二人中炮而傷故雖有生擒

有旨而勢不得已應以火炮弓箭而唐入外設防牌隱匿舟中促摺

向東故適因風雨漂海唐船持火炮器具而殺害軍人至於數三不獲

窮追大洋之中而期於必獲也後勿如是而待其自泊以為捕捉事

言于該曹又傳曰前者蛇梁賊變時唐浦萬戶金不能登時救授

故依律定罪而固城縣令奉貴達亦以烽燧不謹之罪同被其律



貴達守令也近來士大夫不為決杖而既與萬戶俊同犯軍令

矧難以彼此而區別故予雖知未便而勢有所不得已耳此意

言于兵曹且漂海唐船若犯邊則固當捕捉矣起軍行舟而追

逐大洋則軍卒必多傷害兵曹所當行移各道之事故并言之

○政院以義禁府堂上意啓曰銀代配所改定事雖非他行公

事之例而臺諫時方論啓勢所不敢傳曰知道○左承旨安珰

啓曰唐人候望事該曹今為公事來啓而臣以所懷啓之至為

惶恐但海中島嶼重疊相望而唐船出入依泊僉使萬戶雖候

望待變豈得知之乎且此唐人今持火炮器具漂向日本而

教習於彼則其為巨禍莫此為甚令僉使萬戶抄擇入番驍勇

之軍伏兵要害而使不得過越全羅地界何如此必中原海賊

捕捉亦為無妨故敢啓傳曰朝見啓本予亦計之然為此荒唐

之船而起兵搜討軍卒多傷弊亦不無故勿令追捕事已下該

曹矣今聞所啓果為甚當若以火炮而教習日本則其為後患

豈云少哉此意言于該曹改之○諫院啓前事答曰銀代已命



改付標其程途遠近則禁府自當處之宰相四人豈宜遽罷乎行  
公推考可也○全羅道務安縣監李依舊因求言之教上疏其一曰  
實邊勿以多丁而以有罪者其二曰水陸軍輕重請令均一○下禁  
府官吏推考傳旨而傳曰觀此傳旨有逢迎承順之語此雖臺諫  
所啓之辭而在推考傳旨則似不當改之可也政院回啓曰臺諫  
啓辭又有曲從銀代無忌憚之願此指論禁府之語而奉傳旨時遺  
漏不錄請以此語改逢迎承順之辭傳曰如啓壬子左議政洪彥  
弼右議政尹仁鏡啓曰上之避殿今已三朔初為旱災而今則  
雨澤周足秋節亦入况今若雨則反致害穀而前年之歉實由七  
月之多澇請復正殿答曰初雖為旱災避殿而近來災變疊出月  
又食之既年穀之登今難預知徐觀其勢而復殿何如仍傳曰災傷  
擲奸事前則或遣敬差官或遣御史故昨日已令戶曹察其豐  
凶報府以啓而今適大臣入來故議之耳今年則雖欲遣敬差官  
而近來慶尚道使命絡繹弊甚不貲抽牲遣御史何如且自  
宗朝以來言凶荒者必稱乙巳明年雖不可逆料其必凶而亦不可



不為之慮今年容或有秋而民無遠慮必姑息濫費節用在常時固嘗為之况於今日安可不為之慮乎以節用之意下諭各道則合於憂民節用之道徐觀勢下諭何如彥弼等回啓曰臣等嘗觀宋朝遇災避殿而得雨則即復殿故 祖宗朝亦有如此之事大抵三月則天道亦變雖有月食之災避殿已久而農事已決所可懼者只秋霖害稼耳况今立秋已以請速復殿且前者八道例遣敬差官而今則以為有弊或抽牲遣御史矣今者慶尚道使命絡繹糜費之弊十倍於他道又遣敬差官則勢將難支若於此道別遣御史而他道則遣敬差官亦似不可今年則俱送御史為當且乙巳年臣等亦及見之六七月全不雨遂至大饑天道難知來年以為乙巳而必凶不可也但黎民雖得秋稔而姑息妄費必無後日之計見農事有成而節用儲費事下諭亦當傳曰復正殿事如啓災傷擲好事八道皆遣御史可也且下諭節用之意雖因乙巳而發下書時不舉乙巳只以近來凶歉不可妄費之意可也○癸丑傳于政院曰唐船搜捉事已令伏兵於要害之處矣幸或唐人放



炮拒戰不肯投降則勢不得已相戰矣矢石之間雖幸緝捕而  
豈無傷害者乎解送中原則彼必隱諱拒戰之實而恐或以我  
國殺傷為說耳予意欲以解語通事二人下送于全羅道而分  
遣于伏兵之處若逢唐船而諭以投降之意則幸或解聽順服  
而不至相戰也此意問于兵曹兵曹回啓曰 上教甚當傳于  
政院曰擇年少漢學通事二人今日下送全羅道而又以此意  
言于通事曰若見唐船而開諭時我國非欲殺汝而設法捕獲  
也汝輩漂無所泊故欲濟你等汝若投降則從汝所願轉還鄉  
土事分明開說而若不投降則依兵曹行移而相戰可也且全  
羅監司水使處并諭此意而今去通事二人令水使分送要害  
之處可也○更窺銀代于大丘禁府以長端定其配所諫院固  
爭不已至於請罷禁府故從願

○甲寅下慶尚道觀察使啓本對馬島主使送船主三浦羅  
也文持書契來到齊浦其食

使金策與熊川縣監李龜璠論以朝廷拒  
絕之意使即還送而其書契曆書上送于政院曰金策李龜

璠以對馬諸倭絕不接待事曾已下諭故如是還送矣但今見

書契則似不知我國拒絕之意而為然也邊將即以書契稟朝



廷處置而還送則可矣不待而拒絕前有諭書故如是也不知  
禮曹將何以回啓也即速回啓之意言之○乙卯禮曹回啓曰  
倭奴拒絕之事廷議已定不可更變隨其出來劃即拒絕而不  
為啓稟事曹為公事行移而幸或倭奴齎書來到而更切請成  
則似難擅斷議于大臣何如傳曰以予傳教之意與禮曹回啓  
之事收議于政府堂上○丙辰左議政洪彥弼議馬島倭奴謫  
詐萬端難得其情在 祖宗朝雖有侵犯之事但在 我盡其固  
御之計難加赫然之怒於彼此古所謂待夷之道臣之前議務  
為包容勿用顯絕徐待彼之所為以為吾之定計乃今廷議已  
定拒絕之意已通于彼此倭之來指意亦難測後雖有來者猶  
固拒之審看彼倭奸謀之要領以處之何如右議政尹仁鏡議日  
本國大內殿等使送外諸倭不許接待朝議已定今來倭奴所持  
書契邊將不宜開見亦不須謄書將前日下書之意開諭還送似  
當而不爾所當推論今後馬島諸倭雖持書契而來不待朝廷處  
分嚴辭并說劃印督送為當左贊成李芑議日本國大內殿小二殿



外對馬島諸倭已議拒絕并不接待今若持書契者使之留泊待  
朝廷處分然後使之還入送則數多書契持來不即回還殊無拒  
絕之意一從前日下諭書狀內辭緣絕不接待甚得誦令之正彼  
若悔罪求通於我國自當有日本大小二殿之使船何患其終不  
可相通左叅贊權撥議馬島諸倭前此朝廷待之過厚反生輕侮之  
心日增肆毒雖無蛇梁入寇之釁此朝廷不可不拒以立國威况今拒  
絕之議纔定托以書契欲覘朝廷之淺深其計亦狡今後復來一  
切不接以杜詐說之計何如右叅贊黃憲議今觀馬島書契已知  
朝廷拒絕之事即遣探問之使以觀朝廷處之如何其為狡詐不  
難知也邊將之開身書契已夫嚴絕之義日本國王及大内殿小  
二殿則不在拒絕之類馬島諸倭若悔罪求通何患無路今後托  
持書契出來者依前朝議嚴辭拒絕督令還送為當○以議得  
單子下于政院曰今觀議得別無他論以此單子留置政院兩只以  
禮曹公事啟下可也○下忠清道水使

池世 啟本 泰安郡守朴光

庚午浦唐屋未辨船一隻到泊即抄號勇軍士海邊馳到則高大一  
船隻橋懸旗在海海口即以書示朝鮮地界而曉諭然後唐入五只



騎持小船下陸而來觀其形能以書詰問則前日馬梁來泊唐船故  
供噴接待而更通書辭反覆開諭大船之人則翼日朝唐人名又  
為下陸下來故時方接待容舍留置而船上之人若皆下陸則于政  
其數幾至一百五十餘名待其盡獲而人數雜物詳錄馳啓事

院曰唐船到泊而無譯官則難以解聽其言漢學通事二人急速下

送而忠清道監司水使處即為書狀曰漂到唐人反覆開諭無遺

上送然後可以取供而解送中原耳速即措置上送事下書可也

且此唐人勢將投降雖無逃躲之理而國家威嚴則不可不示別

遣禁府郎官率領軍士而狎來乎只以軍士而狎來乎速問禮

曹而回啓可也且李王乞忠清道蓋浦獨山島已送於千秋使行

次而今若畢獲其類則王乞不可以獨送千秋使處當以李王乞

同船之人今已漂到故推閱取供而欲與王乞一時入送耳王乞則

留置所到之處而王乞解送各文并不賚歸事下諭可也且李王乞

業已率歸而無端留止則必生疑畏之心矣以其同船之人今皆被

獲故欲與一時解送而留待之意并諭于千秋使而使之寬諭可

也○傳于政院曰今見忠清道水使書狀則漂到唐人將有來

降之勢故澤官二人即命發遣矣雖或率來取招而其所供辭



必無異於李王乞之言推問而後猶可收議而但千秋使處不可不速諭是事故先議之也永樂年間漂到唐人雖或移咨遼東而今到唐船則放砲拒戰或奪衣糧或殺軍人而人數亦多不可以此而只咨於遼東以千秋使而燕奏聞雖不可為而禮部移咨則付送千秋使亦似不好冬至使發程尚遠數多之人留置供饋之弊又豈少乎茲以欲諭千秋使李王乞留置義州而其解送文書則還送于此以待禮部移咨而持去之意遣史官收議大臣仍傳曰千秋使處下諭書狀姑停勿送而待其大臣之議更為書狀○傳于政院曰今見忠清道監司書狀下陸唐人今已率歸清州矣即為書狀分投通事一則使歸清州一則使歸泰安而監司處當以是意下諭曰因卿狀啓譯官一人下送矣唐人雖已率歸又覆開諭急速上送之時盛陳兵威在船唐人雖或下陸勿復率歸清州而直送于京事下書可也且於水使處亦為書狀曰下陸唐人十五名監司率歸清州云故通事一人直送清州而通事一人又送泰安矣在船唐人多



方開諭無遺下陸今去譯官處交付上送事并諭可也○禮曹  
回啓曰唐人上來時以外方軍士亦可率來但恐外方軍士迷  
劣愚鈍不解官負指揮耳別遣禁府郎官而率羅將數名檢舉  
押來為當傳曰禁府郎官初欲下送而議之耳但上國之人拿  
來不可故欲以部將下送領來而此亦不當故以八番宣傳官  
二人給馬下送而一往清州一往泰安使分授押來而部將則  
唐人到京之後率領軍士而檢舉留置之處勿為虛踈事并言  
于兵曹可也且唐人上來時供饋諸事善為措置之意急速下  
書于京畿忠清監司等處○洪彥弼議唐人在蘇抗為海賈者  
或被倭寇搶掠或遭風汎漂到我國一船所騎幾二百餘人例  
皆移咨遼東不奏聞謄錄所載如此者非一唐人等用砲拒戰  
殺害我國人物初看似為海賊謄錄內類此者亦或有之詳考  
前例有例則移咨禮部未為不可但今待唐人畢挺貨物盡輸  
到京百五十人推閱取招及咨文磨鍊費日必多千秋之行恐  
不能及李王之留義州只取咨文而來上教允當尹仁鏡議



李王乞等雖是唐人非他漂流人之比或殺害我人或劫奪衣糧無異水賊移咨遼東果為未便若諭千秋使留王乞于義州則其咨文取來往復之間動經旬日且九名泰安先下陸唐雖人九名故云已捉獲其同舩人亦有束降之勢則譯官發遣率來遲速亦未預期雖或無遺率來人數尚多一二取招後文書磨鍊則為日必以千秋使之行恐未及付送也姑待畢來觀其供辭移咨禮部當否更議處之何如○傳于政院曰見議得則其船上貨物皆詳錄馳啓然後可以磨鍊文書此意並諭于忠清監司水使處且千秋使李王乞留置義州其解送文書還即上送而斟酌留行以待朝廷處置而後越江事並下諭○丁巳諫院啓曰醴泉郡守沈希源人物庸劣繁劇之地決不能堪任請適蒼曰適之禮曹啓曰漂到唐人其數甚多勢難以一時率來分三運率來且唐人數少則可以留置司譯院而今則數多大平館頭目所接處留置且唐人入來即當推閱取供委官預差何如傳曰分運事予計之亦然但三運則不可分二運率來而下去宣傳



通事各一人分定押來事忠清監司水使及宣傳官處並下  
 諭可也但先下陸唐人十五名歸清州云若以此人還移泰安  
 而分作二運則往復之際弊亦不貲各以所在之處而分運率  
 來可也留置之處大平館亦宜委官則右相為之而與禮曹堂  
 上前日李王乞推問時承旨同議取供而推鞫處則禮曹大平  
 館中隨宜為之可也○以漢城府判尹李彥迪親病及身病呈  
 辭狀下于政院曰母病如此身亦有病則詞訟之地不可以曠  
 今可送西叙用而其道守令待闕差下可也以此意下諭彥迪  
 亦可○已未舍人李震以右相尹仁鏡意啓曰唐人數多而禮曹  
 隘窄推鞫似難大平館推鞫便宜而禮曹三堂上亦不足於  
 推問之時鄭士龍尹旣并令隨察而問事郎官四員抄擇以出  
 何如傳曰如啓○下忠清道水使池世芳書狀臣今月十九日馳  
再三送人曉諭下船之意而唐人有疑慮之心猶豫留事  
以前日殺害我國人物之故而似有疑慮之心猶豫留事  
 政院曰今因書狀知唐人有疑畏之心而不肯下陸當以是意  
 下諭水使使前去譯官開諭唐人曰我國邊將初不知上國之人



而疑以為賊倭故你等放砲傷害我國之人此實你等不得已  
應之也且於海中漂泊日久故迫於飢餓而行船之物亦所當  
取豈足為過哉乃知上國之人欲為慰安懃懇拾來而你等敢  
懷疑貳不肯下船你等之意難以知矣况今下陸之人已至數  
多若棄此人而回船大洋風汎蕩瀟不知所止則豈不危哉幸  
即下陸來會一處實為便當事反覆開諭可也○傳于政院曰  
唐人若云畏罪於中國而不肯下陸則亦以此意當諭之曰你  
等同船人李王乞今已入送中原你等雖不下陸而退泊以去你  
輩之事中國之人因李王乞而豈不聞知乎莫如聚會下陸而  
還歸鄉土事並諭可也政院回啓曰唐人疑畏而不肯下陸者  
轉歸中原恐被私自下海之罪而今若言李王乞之事則尤為  
驚恐而不肯下陸也且通事已歸開諭而一切不聽則必有馳  
報之事待而下諭何如傳曰今見唐人答通之辭則以為迫於  
飢荒而告官物貨粧載外國買賣云

大明國福建泉州郡為經

飢餓無奈率告于郡官粧載貨物外國買

果若其言則雖送中



原而有何罪乎先已下陸者則可以入送中原而不肯下陸之人則不須強邀之矣其勿付標而先送書狀可也○以許磁為漢城府判尹李鐸為司憲府持平李英賢為弘文館校理○庚

申下忠清道水使池也書狀臣報率兵船追到唐船所泊之處待

安接厚待而唐人等常念載船物貨滅滅愁傷相對掩涕欲還

歸其舟而在船之人則何意下陸回舟大洋非以兵威勢難擒

獲于政院曰觀此唐人退泊之意則必欲還去而如是矣但譯

官已歸言語相通之後則必有馳啓所當待之而後可以下諭而

然亦似緩故先言之耳大抵上國之人漂泊我地而投降則所

當撫恤而入送矣不肯來附而欲還歸去則不須以兵而追捕

之矣今若起軍追逐則彼必相戰而豈得兩全乎此事之難處

者也下諭水使當以譯官反覆開諭而若不從退泊則只以下

陸者上送而退泊之船則不必追矣但此唐人漂向倭地則其

火砲器具倭人必賴而傳習當此憤怨之時其為我國之害亦

豈少哉前者欲以唐船有勿歸倭地之議其言甚為有理然與

販唐船往來日本者必前後相望倭奴之傳習火砲恐或終不



能防閑也禮曹當與大臣議而回啓後行移于水使可也且虞

候羅光厚忠清道水軍虞候羅光厚親率兵艦居兒島入歸後

而來致令唐人疑畏驚動船水使已報監司今雖推鞫失事驚

動而致令唐人至於溺死極為非矣故並言之耳○傳于政院

曰今見忠清道水使書狀下陸唐人憾憾愁嘆愛惜物貨而相

對掩涕云此人等非徒愛其物貨而如此嘆傷同舟而來者亦豈

無父子親戚乎已下陸者上送而在船者則不必追捕事已命

議之更計之則已下陸之人亦不須率來于京今欲以我國小

船還載下陸之人追及其船使得相聚如初任其所歸何如此

意并言于禮曹而議于大臣可也○政院以禮曹堂上及大臣

同議粘目唐人在船上者幾至百餘雖書示開諭而專不回或

聽從後追到而致令驚惶退泊幸或通事相語利害之後則不無

須強追而先已下陸者意入啓傳曰知道○辛酉雷震景福宮

勤政門東水閣隅柱上急遣宣傳官許昌茂及中使李承豪

看審以啓許昌茂等書啓曰勤政門外東水閣西北隅柱為半

裂破懸壁亦裂破柱中自上至下折破以隙屋上蓋



凡半張折而余究然其  
下有圖文可容鍾子

○傳于政院曰雷震慶雖與文昭延恩

殿不甚相近而宮城之內變異之大豈意至此乎傳聞世宗

朝震延生殿世祖朝內官白忠信亦為震死又於當代延恩

殿各色掌雷震而死親祭則已為之而祖宗朝事難以知矣

并考日記而啓之又傳曰雷震之處雖與兩殿相遠一宮城之

內變異至此神座必有驚動親祭何如其遣史官議于大臣以

啓○左議政洪彥弼右議政尹仁鏡啓曰闕內雷震變之大者

天之譴意識所難測固當親祭但暑氣尚酷而景福宮亦空雖

行親祭而不可容易徐擇吉日為之何如答曰朝遣史官議親

祭之事而予之私故未及言之耳予自前月齒齟痛腫而左頰

稍有浮氣故近久不視事而適值雷震之變於予心豈為安乎

但雷震慶若祭享所則親祭之事不暇議于大臣矣此則為其

一闕之內有此變異故議其親祭之當否耳今觀所啓親祭則

雖不可遽行而別遣大臣以祭似可矣且外方雷震之處近來

頻數  
六月十七日楊口人朴京山震死而况闕內有此變異



乎必有所召之由君臣上下更加修省恐懼可也左右相回啓

曰外人但知自上齒痛證而已面浮之證何以得知今聞

上教如此而日氣又尚熱則兩殿親祭勢難以行宜遣大臣以

祭而此正上下恐懼修省之時上教允當傳曰啓意知道仍

傳于政院曰別遣大臣以祭于文昭延恩殿可也又傳于兩

相曰泰安漂流唐人處置之事欲待其上来後議之招卿等入

來故言之今觀大明律則私自下海之罪輕而持軍器出境之罪

重故唐人取招之時若以此語而磨鍊文書則恐此唐人畏其

被罪而解送之時必有死心其於我國護還之意豈不有乖乎

用火箭奪衣糧之事欲勿錄招辭何如委官亦來故議之耳左

右相回啓曰唐人取招之事待其上来當更以議然亦不可諱

其實且自祖宗朝遇此重變則必有求言頃者雖因旱災求

言今又闕內之變至於此極當以恐懼修省之意下書求言何

如○政院啓曰親祭前例今考日記世宗朝雷震延生殿而

大赦境內恩以所災變於是大赦境內出宮人年社者世祖



朝內官白忠信震死而亦用赦求言

官白忠信震死于左達門之內即下赦文且令大

小官吏各陳時弊實封以聞

而已別無親祭之事且當代延恩殿各色掌震

死之時則以其祭享之所故即行親祭而有用赦求言等事○

答左右相曰唐人待其上來後卿等可議而為之也但遇災求

言近似頻數今則欲以責躬之意下傳旨于政府未識於事何

如且政院考前例則啓以皆有赦云赦雖不可數下近來不為

久矣依祖宗朝例而用赦可也左右相回啓曰求言之事以

有前例故啓之耳今以責躬下書亦為不妨赦宥之事近廢又

矣上教允當○傳于政院曰成廟朝進善門外亦有震人

之事亦考前例可也政院即考日記謄書以啓

成宗朝庚戌七月震人于進善

門石橋上即御直政殿引見承旨使奉傳旨于政院令○傳

于左右相曰責躬下書及赦宥之事當並如啓但頒赦之事何

以為之只奉承傳而已乎議啓可也回啓曰今以遇災責躬而

不可會百官頒赦依疏放之例而只傳奉旨于政府何如傳曰

知送○大赦教曰天人無間於上下孽祥實由乎善惡反躬自



責要誠在我之道布德施惠敢緩宥過之典予以寡昧臨御積  
年嘗軫願治之心未有善政之應意慮或至於偏頗好惡或混  
其是非惠澤未敷於黎庶戾氣馴致乎變異正月繁霜既興周  
雅之嘆桑林省愆不見商家之霖旻天疾威譴告尤迫乃於今  
月二十四日雷震景福宮東水閣屋柱是實警予之變敢不應  
天以實念惟刑獄之間尤多枉濫之罹一夫含冤足召水旱之  
災方國繫囚豈無冤憫之人茲布廣蕩之澤庶消災沴之臻自  
今月二十四日昧爽以前除謀叛大逆謀叛子孫謀殺歐罵祖  
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蠱毒魘魅謀故殺人但犯  
強竊盜關係國家綱常賊污外雜犯徒流付處安置充軍已發  
覺未發覺已決正未決正已至配所未至配所咸宥除之敢以  
宥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事下議政府○禮曹啓曰忠清  
道觀察使鄭萬鍾聞唐人下陸之奇則所當馳往泰安與水使  
池世芳同議處置而任然退在清州反率唐人來於所在之處  
至為甚矣請推傳曰予意亦嘗以為然其如啓行公推考可也



且鄭萬鍾備知唐人之事今已秩滿而適新監司洪叙雖赴任

交代而不知首末唐人措置之事恐或不能也命招洪叙疇姑

勿赴任而使鄭萬鍾馳到泰安與水使同議為之而唐人事畢

後交代上來事下書以諭而虞候羅光厚驕動唐人致令溺死

至為赫矣因禁推考事並下諭○下宣傳官李承緒書狀唐繼

泰安麻斤浦而今二十一日發船向洪州於清代島政候望搜

討事移文洪州唐人下陸者元數三十八名而其中心七五名亦不

歸清州仍在泰安而一人以病疾不能運身一人則其同類李

章村書以送其船入其船已發向洪州故恐還說其由於同類

致相驚動故別置他所使通事李頌待得唐人病愈後

與此唐人隨後率來其餘三十八名無遺分運上送事于政

院曰下陸唐人今皆上來故通事等亦皆上來矣幸唐船還到

泊于某境則無譯官不可傳通言語譯官一負監司處下送可也

○壬戌慶尚道巡邊體察使李苞拜辭教書曰創業守成古有

難易之論經邦禦侮必賴文武之才自承艱大之基亘軫宵旰

之慮心惟危而罔念求如渴而其難志在勵精化猶壅於堂陛

誠存綏遠德未孚於邇遐每慮陰雨之難防只念苞桑之有戒

賴左右匡救之力又安既多倚將士捍禦之功戈矛久偃蕞爾



南蠻之種世為東國之憂在前世擾邊多端迨我朝梗化非一革  
面慕義雖難保永久之安搖尾乞憐亦少弛風塵之警况以  
不拒之量難禁納款之誠接待比諸虜而加優錫賚在近年而  
尤重人馬悴於調發財力殫於干求何莫念卯育之恩而敢肆  
蜂蠆之毒勦掠屢行於邊鄙驕縱顯發於言辭矧蛇梁入寇之  
計誠近代未有之變主將幸完於操備生民僅免乎屠殘海路  
拒日本而阻脩克徒托馬島為淵藪亂將在於不測事既出於  
一朝議者譁然爭曰一切可拒計何率爾將惟萬全是圖收廷  
議或有異同斷僉謀實自寡昧機會難失曲直有辭長惡而屈  
羣籌有似賂金繒而虧國體制挺而撻堅甲孰如控襟喉而扼  
要衝設鎮是出於羣心擇將當副於輿望惟卿才兼文武識通  
古公量既廓於江湖辨猶明於涇渭貢忠納誨已見許國之容  
忍性動心多有涉難之智豈徒熟暢邊事深惟洞察夷情可應  
審敵之權允協制邊之寄况兵家之畫每患遙度之空踈而軍  
國之形須憑往審之縝密山川纔入於眼底利害自列於心頭



煩卿以杖鉞之行授卿以巡邊之任事皆得便宜而自制罰不  
拘堂上而專裁如或事有重難亦可稟予裁斷彼加德創立之  
計乃 祖宗未遑之謀予豈欲拓土而開邊又豈欲勞民而動  
衆抄腹內羸弱之卒戍海中孤危之城勢力多有所不贍關防  
寧保其必固雖然事因時而損益畫臨機而變通採老將籌謀  
之舊規出昔年商確之餘乙未秋右參贊曹閔孫為巡邊使規畫設鎮之事廷議不一事礙不行  
鼓瑟不可膠柱耕田但當問奴鎮彼朔方思我 烈祖衆毀共  
鑠羣言滿庭賴骨鯁特立之臣有堅忍不拔之志指金宗瑞城六鎮事犯  
一時之羣忌樹萬世之奇勲藩屏最重於保邦國家斯賴以奠  
枕竊念截海之鎮堡亦是待夷之門扃雖疆域大小之不同實  
經略處置之無異割據要害杜曩古窺竊之漸瞭望風濤斷舟  
楫通行之路拒來只欲懲惡設鎮乃為安民恐九重同仁之素  
心歸諸將喜功之赤幟鎮定要須乎消釁方略不至於玩兵且  
予有憂卿豈不念治安日久士卒迷戰鬪之方凶歉連年倉廩  
有匱竭之患緩急難求其勇調度孰支其煩况三面受敵之邦



有百年昇平之樂撫禦多乖於北漠聲息屢報於西關正是安  
危之機否泰之日也常存經國之遠慮勿用挑釁之淺謀且以  
卿年類將近於衰遲膂力有妨於跋涉重念庶頗之能飯未至  
廢隨况聞馬授之據鞍顧多鑠鑠從事非關於執作運籌可仗  
於神竒第聞將帥之為人要須寬猛之兼濟恩威可布於遠近  
紀律自底於嚴明然非體念於平時恐難應用於後日子之望  
卿如此知其可不勉哉於戲使苗格于久愧唐虞之德致虜破  
膽佇聞韓范之名吏曹正郎傳于政院曰巡邊使予欲引身  
而近適有故未得為耳今方拒絕倭奴南方之事深為可慮防備  
諸事另加措置之意更為傳教而賜酒可也○傳于政院曰忠  
清虞候羅光厚念已囚推則不可在職前者馬梁僉使鄭世麟  
亦以時推而遞其職矣羅光厚改差事捧承傳○傳于政院曰  
前者送譯官二人于全羅道而唐船來泊泰安之地故欲令上  
來而唐船今又退泊于洪州云其還向全羅道亦為可慮今以  
此意即諭于全羅監司及兵水使而使下歸通事分置於忠清



道連境各官而措置待可也○禮曹啓曰漂海唐船雖向於青代島而不無回泊之理以全船所在而沿海上来之意反覆開諭則庶或聽從而勢以易致故敢啓傳曰今見地圖則自唐船初泊之處距於青代島之間甚為隔遠其還泊不可預期而大抵舟楫遇風而行所向之處亦何以知乎幸若唐船回泊泰安則使通事諭之曰休之同類皆赴王京而休等漂泊海中或遇倭賊或有絕糧之患則得無後悔乎以投降之意反覆開諭而已來唐人三十八名則先送于千秋使使之率去而文書則可以隨後入送矣且泰安留在唐人亦速率來事言于禮曹○禮曹回啓曰於青代島與唐船初泊之處雖若相遠瞭望之間不至甚遠泰安留在唐人姑勿率來而唐船倘或還泊舊處則使自招誘何如况唐人一名今方卧痛難以率來而已來唐人之數亦多文書磨鍊勢所來及於千秋使之行隨後付送於冬至使之行為當且宣川留置唐人解送文書今已磨鍊使譯官賈持下去并以唐人交付千秋使何如傳曰數多唐人留置供



饋為弊必鉅故欲即付送於千秋使行次也文書今若未及則  
泰安留置唐人亦使仍在招誘其類事為公事啓下可也且通  
事送義州事亦依啓而千秋使處越江事並諭之可也且唐人  
等留置義州時衣食措置之事及宣川漂到唐人付送千秋使之  
事平安監司處亦下諭可也又傳曰通事三人已往忠清道而  
一人則為以病留在唐人今在泰安其一人為先上來可也且  
李承緒今率唐人以來郭居仁則唐船回泊難必而不可仍在  
其處先使上來而唐船幸石還泊下陸則擇差有武才守令押  
洪事監司處併下諭已適監司使之留在者以其備知唐人首  
未故欲其措置其始終也一聞唐船返向洪州而還泊難期則  
不可久留其處命招新監司使速赴任可也○諫院啓曰災變  
之生無非人事所感人君恐懼修省固當以實今者雷震景福  
宮東水閣屋柱天之警告迫矣自上更加惕念欲求弭災之  
方特降䟽放之命罪犯之重者咸在宥中有罪者獲免豈應災  
之實乎大抵赦者小人之幸故古人皆以無赦戒之今當遇災



反躬省愆以盡應天之實而已宥罪施息甚非其時請亟收成  
命答曰昨聞雷震之變心甚未安但議原廟親祭而赦宥之事  
初未為計也政院書啓前例 祖宗朝皆有赦故予雖不喜用  
赦為有前例故議于大臣而為之今已奉傳旨中外皆知不可還  
收成命故不允○諫院再啓曰 祖宗朝用赦事臣等第未知  
其何如也如用赦事固不當援例而為之應天之實不在於赦  
茲不可之意已盡啓之豈可以教旨已下仍遂其不可哉請亟  
收成命答曰初非欲赦而考前例也命考親祭前例而適有用  
赦之例故為之自古赦命一下則不得還收之事孰不知乎不  
允○傳于政院曰昨日雷震之處不遠於原廟故欲行親祭而  
命考 祖宗前例則皆不為親祭而有赦故議于大臣而不行  
親祭極為未安故別遣大臣祭之耳政院則皆知其事而恐外  
人以為親祭例當而今遣大臣為疑故言于政院使之知  
耳○弘文館副提學宋世珩等上劄子曰伏見近日天災時變叢  
現層疊人物雷震相繼以聞其氣象駭異有同亂邦人事之失



疹戾之乘可勝言哉 殿下每區區於文具之末無一毫惕省  
之實故天威愈厲暴雷震擊又在宮城正殿之側天之示譴慘  
矣殿下所當矍然自反廣詢已愆求所以致災之由以答天譴反  
以惠奸宄縱有罪為應天之急務 殿下之不思甚矣大臣  
又不知陳善閉邪之義唯務依阿取容之態求言雖是珥災之  
末事在今日所不得已則諉諸頻數而沮止之以長 殿下厭  
諫之心 救者戕善縱惡之通患在今日尤不當舉則謂其久廢  
而從吏之以啓奸細幸免之路其可謂引君當道乎將焉用彼  
相哉夫言路之開閉 宗社之存亡繫焉人君苟不誠於好問則  
雖勸之盡言猶莫有肯言者今 殿下以為求言頻數是可謂誠  
於好問乎頃者既有求言之旨以是而言之者幾人以言而祛  
弊者幾事古人云不見其形願察其影以今觀之 殿下雖日  
三求言終無一人動喙者况先示頻數之教拒之於千里之外  
乎上下旨嚶之漸將自此益痼可不寒心哉古者重輔相之臣  
待遇之禮終始如一至於臨死亦必盡懇勸之誠諄諄然問其



所懷然後在下無沒身之恨在上盡禮遇之道日者首相之疾

指尹彌留累旬 殿下所以待之者未聞有軫切之念勢至危

迫始遣問疾之使亦不及身後之事使累朝者舊有為國欲達

之懷而不敢開口上遣承旨宋麒壽問疾後輔時已危迫聞承旨之未意其必有問而謂矯權續日承旨別

有他事之問乎續曰只問疾狀輔欲有啓而不敢但道上恩至重而已 是可謂隆待遇之禮全始

終之息乎臣等伏見人物用捨之顛倒在今斯極雖在宰相之

列其去留進退能為有無輕重者亦不恤物情公議之如何或先

外而後內或急私而緩公朝廷本根之地贊化亮功之任反為餘

事失政至此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且親老而欲養者人

子之所同但人君用人則以內為先以公為急雖有迫以之私

亦有所以相顧而近有置散宰相指慶尚監司李命叙之日先有補

外之教以絕其趨朝之路已失宰相待遇之禮至於一辭陳達

遽滯已授之職申命銓曹必遂歸養之使國家孝理固為美

矣至於進退宰相之道豈不有關禁府之設非有司掌禁之比

乃明示王威之司實是親問故雖設官分職而不敢自以為



輕重一於嚴明而莫之或撓所以尊 殿下之紀綱也今之為試

官者李芦權掇申不顧設立本意循私撓法使 殿下之綱紀陵

夷不振者固非一再矣而又至懦弱沮縮苟且顛倒於一微賤之

人指銀代配坐令親問之嚴又不善有司之必為此果知有

殿下者惹罪關朝廷與眾棄之而將定其投畀之所則 殿下

有命雖不得囚其身而廷訊之亦當拿問家人以尊照獄之體

而走王府之吏扣堅扃之門往返稟決至於五六而不已始受

不見答之慢終致相詬責之悖卑褻王威羞辱朝廷中外騰播

豈不駭憤 殿下所執之柄一朝挫折於問訊匹婦之日此而

不責將何以為國臣等不知 殿下猶使之尸其位而曠其職

卒赴京犯禁之人納贓于官國有其典當付有司任其處置頃

者數斤之金馳啓未幾至煩綸音分截彼此通事權仁佐見捉

置工其餘皆猶恐失之 殿下一念之差無乃已至於千里

之誤郵事雖微瑣而累德則大豈可以輕細而不致察哉伏願

殿下留神焉答曰今觀劄子所言甚當上下所失多矣豈無致



災之由乎即位以來未見治效而災變則無歲無之心雖惕懼而應之果無其實近有雷震之變故命考親祭前例而赦宥之事初不為計也適考前例而祖宗朝皆有赦云故予與大臣不得不議而為之耳予豈好赦而然哉且求言雖曰急務亦莫力於青躬罪已故議大臣而為之此非予厭諫之意也且予初聞首相之疾欲令承旨問病而承旨啓云首相勞動則尤為不平故予未得早問其疾此實上下未盡之意也且有宰相為親呈辭則以孝理國而宜先宰相故為親欲補於外者恐其未得盡孝於其親而然也非不重宰相之意也予觀萬機浩繁莫甚此時而計慮未及慶事多舛細微之事更加慎察可也○癸亥傳于政院曰大臣有病君臨問疾古也近緣古今之異不得親臨問之遣承旨以問則亦奚異於親臨哉頃者首相有疾予欲早遣承旨問之承旨啓謂領相起居勞動則尤為不平云故予亦以為然而病至危迫始遣承旨既已失之於前侍從之言不亦宜乎是予未安之意也政院其知悉○政院啓曰昨午忠勳府直



房人無病暴死有文昭殿別祭故今乃啓之 傳曰知道○以

秦安漂到唐人問答文書答書文字不可解郡守杜下于政院

曰唐人問答文書其言于禮曹俾無投棄以憑後考且令仔細

觀之可也今見此書書甚累度亦難解見其一書曰頭人十名

張旺疎大福黃席容公六十人黃大陳阿五黃三劉羔劉萬付

思張善趙狂錢立蔣隆夏涼蘇匡周意周心吳義吳仕吳顯江

外江宜右高德奠波奠曉鄭寂奠子欽鄭子敬材茂林大林森

土萬石并則頭人列名以書而又有客公之語其指意誠難解

矣但此唐人雖不下陸而著知其數則磨鍊文書時俱錄其數

似為無妨俱錄與否詳察為之事言于禮曹禮曹回啓曰唐人

答辭下問之處臣等亦未得解見入來唐人中有一能文者則問

而可知其意矣但咨文磨鍊時俱錄與否則待唐人入來而詳

問姓名俱錄亦當傳曰知道○傳于政院曰平安道犯禁金銀

上送之時不送該司而直送于政院則不可留置政院故分置他

司近已成例故予言之而非慮其失而然也但不付該司區處

而必自上命亦計之誤也自後先置該司事畢後判付可也



○傳于政院曰犯禁唐物例為沒官而無某司置處之法故自

趙賢範屬公之物判付成例丁酉年趙賢範奴事金安老及星

及還韓鐵至二十餘賦矣今者以為細瑣之事自上判付不當云

自今以後應沒官之物其推考之司今戶曹區處可也此事似為

新法令戶曹區處事奉承傳又傳曰犯禁之物令戶曹區處似

為新法故使之奉承傳而更計之以微細之事奉承傳亦為不當

招禁府刑曹郎官諭以傳教之意而并言于戶曹使各該司區處

○甲子傳于政院曰頒赦之後罷職及收職牒人負無遺書啓

事言于吏兵曹○下忠清道兵使李夢麟書狀臣到泰安郡唐船二

十一日向歸於清代島去安郡落後唐人施圭等二名押來留在

瑞山郡尚賢不言事令郡守朴光佐相書問答終日隱諱反覆更

謂至初昏後高冥稱曰本人李章稱于政院曰此書狀須速招

禮曹郎官授之但此文書不得解見然明日之間唐人上來者

必入京也待後來唐人而詳復推問則其實可辨矣誠若日

本之人與唐人同船而來則非徒不為移咨而已所關至重大

矣故施佳則催促上送而上送時即令宣傳官押來事並言



于禮曹禮曹回啓曰施佳則今日雖命宣傳官拊來宣傳官昨  
已令上來若已登途則不得已還去率來矣今當直送諭旨于  
郭居仁何如傳曰不須如是當下諭監司云郭居仁若已上來  
則道內有武才守令押來可也○諫院啓曰禁府當初銀代配  
所定處之時不有公論曲從其意配于畿甸至近之地至為非  
矣故臣等已為論啓今見侍從劄辭其定處自願不拿致家人  
而問之反使王府之吏往復稟決於罪人之家至於五六其懦  
弱畏縮褻王府之威毀朝廷之紀甚矣用情失職之事疊發於  
公論如是而苟在其職則王威益損終不可為國請速遞差  
政院居喉舌之地出納之際所當惟允而頃者臺諫論啓銀代  
之時大臣亦啓以遠竄自 上答曰外方竄之若臺諫曰依大  
臣所啓遠竄仍傳于政院曰從自願付處事言于禁府則上教  
之意各異輕重懸殊政院奉傳旨時所當啓稟而遽以從自願  
付處奉傳旨且禁府於銀代初自願時不能徇公論執 王威  
已從其所欲已為失職矣然於其時或有以長湍配所為未便



將欲啓稟遣郎官于政院以院沮抑不啓臣等論禁府之失以  
逢迎承順以中 上意啓之則所重在於此語而政院奉推考  
傳旨時擅削而不錄其依阿苟順曲為阻 當用情行私甚矣  
非徒此也政院承宣任重故待漏而進日入而退不可一刻盡  
其任今者承旨等不顧承宣重意唯取自便日出而入日高而  
退非徒停廢之事尚多在咫尺之地少無敬謹之意所失甚多  
不可在職請罷 答曰禁府銀代定所時不拿致其家人而遣吏問  
決事常因侍從之劄已知其意然專數適之似為未安姑先推之  
以觀其意也大臣之啓以為遠窳外方予以為必指外方也故  
依其所啓意謂必窳外方也至於自願付處則自有前例故雖  
窳外方必以自願付處奉傳旨例也然則予意似無異矣政院亦  
據此例故傳教時不為更稟也禁府遣郎官來啓時政院沮抑  
則果為有失而予未嘗知也逢迎承順四字於傳旨草本有之  
而予意以為臺諫之任當盡其懷無所不言至於奉傳旨之時  
當有所斟酌也下旨推考之時不必盡錄之意言于政院政院



亦以為然然則削其四字非承旨之失也政院在務劇之地早

罷晚仕果有其失然一時盡罷不亦過乎推之可也○傳于政

院曰今觀忠清監司書狀七月二十八名已唐船來泊泰安郡界

亦欲下陸虞候羅光厚張旗鳴角領率車兵船追到唐船驚怖

遠島指一風便直還本土則彼此無妨若久泊海中下得

還歸則其勢必至於剽掠邊境以資口糧故各則至為當矣風

官防備預先措置言水使池世芳處移文云順還歸本土則無妨矣

又在海中則必為邊民之患矣明日間

唐人士來則急速推訊然後處之可也○禮曹啓曰唐人在船

者不肯下陸慮或倭人並來也今見書狀則極為驕駭此人則

上來之後若推之則其詐自見矣初意皆以為唐人故不得追

捕今知倭人並來則雖至追獲未為不可然自曹不能獨斷故

敢稟傳曰啓意至當予亦初意其唐人而今知與倭人同船則

所關重大矣不可以唐人例待之曾欲議于大臣而大臣之意

亦必以為推閱後處置故未果耳唐人入來則雖日暮即推之

而使言語不得相通各處推問以知其實可也○乙丑禮曹啓

曰唐人今日入來則當推之矣但慮其中或有倭人則恐有不



測之事令通事諭之使不得挾持寸兵而多定勇健軍卒雖不  
至於甲冑而帶劍持杖嚴立簷下以備不虞何如傳曰如啓○  
諫院啓禁府堂上請適承旨等請罷事答曰昨已命推不允○  
憲府啓曰今以諫院所啓承旨等行公推考事傳教而其中左副  
承旨羅世績都承旨鄭大年所失尤重不可一日行公請先罷  
繕工監正金漢老所行鄙陋不合長官請適答曰承旨等推考  
後可以見矣不允金漢老如啓○左議政洪彥弼右議政尹仁  
鏡啓曰端揆之任衆責所萃苟非其人覆餗可畏臣等無狀忝  
據重地蔽賢癩官祗召災沴人論指言謬失者屢矣義當固辭  
猶操不捨臣等無狀尤可見矣今者侍從又謂臣等為阿容之  
態顧無所用臣等之失滋甚將臣等之職代以時賢相得其  
人國事理矣公論所望久在於斯敢啓答曰近者雷震之變至為  
驚駭故侍從上劄論上下之失至為美矣上下雖有不能及察  
之事固當省悟改過而卿等雖言過於阿容其意則不然也又  
何嫌乎勿辭彥弼等再辭答曰三公進退至重有物論而即適



之可乎予念首相之卒至為哀愴又可以適相乎勿辭彥弼等  
三啓曰近來國家災變重疊萬事不如古其所以如此者輔相非  
人也物情皆以為然侍從論啓亦累矣臣等辭職非以循例而  
啓也代任賢相則國事理矣一日在職未安於心請適彥弼獨  
啓曰臣之為此任今已八年而重病纏身雖例為職務亦不能為  
之臣尤當速適也答兩相曰近來災變重疊專是予否德之所  
致豈有卿等之失乎大抵災變之出應於人事今先察其人心  
風俗則可知有災變也風淳俗美今未得見也萬事安得如古  
乎嘗聞遇災不可如婦人之憂愁鬱悒而已君相更加省察務盡  
其誠而國事無所不念無所不舉以答天譴可也勿辭答左相  
曰自古在相位者必皆老成人也豈皆無病乎可以調保而行  
之不可以有病而適亦不可以年久而適也勿辭仍傳于大臣  
曰昨見忠靖道兵使書狀及唐人文書則後來唐二名之言  
曰唐人凡則三十倭人則九十餘名同船來泊今來高賢乃日本  
人也充前後上來唐人使言語不得相通各置推問以知其實然



後欲議焉今適卿等請闕故議之耳若推之而唐人倭人等同心  
興販同船而來則當諭之以寬弘之道使唐人倭人各送其國  
似為無妨矣然俱錄其事狀而於冬至使赴京時奏聞可也又  
傳于左右相曰凡為使臣赴京時禁銀之法雖嚴而使點馬搜括  
則似為不密故每送御史則平安一路不時馳報驛路殘弊難  
以支當也斟酌而間送御史何如當一切送御史乎左右相回  
啓曰今觀忠清道兵使書狀倭人與唐人同船而來則吓當奏  
聞也 上教吓謂各送其國亦至當矣然唐人入來詳細推問  
然後可知也點馬事 上教亦當但差送曾經臺諫侍從之人  
則不必送御史也不然則送御史宜也自 上斟酌送之何如答曰知道  
○唐人入來命委官右議政尹仁鏡及左承旨安珰往推焉夜二更安  
珰以委官意啓曰高賢或稱唐人或稱倭人故先推之則能  
解文字故待明日而欲為詳問也大抵唐人推問似難於昏夜  
故待明日而詳問也傳曰施佳上來後詳推之意言于委官施佳  
之言雖以高賢為日本人他人供辭皆稱唐人則施佳之言



不可信也。○丙寅諫院啓違禁府罷政院事不久。○憲府啓都  
承旨鄭大年左副承旨羅世績先罷事不久。○政院以委官言  
啓曰：唐人高賢等畢推之，則皆異於施佳之言。施佳上來則舍之，  
于司譯院而推之於禮部，何如？傳曰：知道。○傳于政院曰：今聞  
唐人陳祖陽病重，云急使醫負齋相當藥材下去調治，且下書于  
忠清道監司曰：得病唐人須速調理上送，而道內有武才守令  
定差使負上送可也。○傳于政院曰：今觀唐人招辭，則有逢箭者  
來此而船中亦有之云，不可傷害之意。前已諭之，今乃傷害者，  
至為非矣。厥初退射邊將，詳推事下書于監司可也。又傳曰：忠清  
道水使池也欲見唐人物貨，整兵船而至，使唐人驚怖還走。本月十九日水  
使世芳盛陳軍威急遽馳亦為非矣。諭監司使之推考。○政  
到唐船汲水驚而走也故云院以委官言啓曰：問唐人曰：爾等知李王乞乎？則皆答以為不  
知也。李王乞今已往義州，則不得同推也。入啓傳曰：高賢等雖與  
李王乞同時而來，不無變辭以供之理，而王乞已往義州，則不  
可率來而同推，亦不可以不推之。推之而同招，則固當同為咨文。



也非同則不可同為咨文也故欲遣京官晝夜馳往而推王乞

也敬差官悉速下送事明日早啓可也○以唐人李章上書下

于政院其書曰伏以能活萬人者則嚴後克昌在一婦之寃

城赤地後世子孫責欲頓珠明徵大驗有足稽矣故君子寧忍於愛

無寧過忍寧過於厚無寧過於薄蓋仁者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

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乾父坤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故疲

瘡殘疾疎寡孤獨之不得其生者吾生之夫仁者心之本也人

而不仁則本先拔矣技葉寧不從而萃乎章辟處遐陬生居同安

人民稠密寸土如寸金之貴家室懸磨炊甌有舊漆之塵無以往

年十月大早越春夏不雨因圻龜文野草自焚飢饉轉于溝壑

流殍之憂其能幾何無奈買賣造船經商於外國營求微利一

水之歡其能幾何無奈買賣造船經商於外國營求微利一

朝夕之歡其能幾何無奈買賣造船經商於外國營求微利一

願狂壽浸天輕生而突犯不幸天之祐颶風巨作船幾覆沒人

近沉淹一聲地一聲父一聲子免颶風巨作船幾覆沒人

巨先驅海神澄靜偶一泊於泰安幸利見於大人伏望體兄弟之

幸甚

八月丁卯朔忠清道觀察使洪叙疇拜辭傳曰守令等恤刑恤

民學校等事知其察之黠陟惟明又傳曰唐船若見於濟州及



忠清全羅等道執捉時毋令傷害之意前已諭之而邊將等邀

功生事雖唐人或指以為倭奴卿其詳悉推治○政院以委官

尹右議政 仁鏡

又禮曹堂上意落曰唐人等皆不知李王乞云臣等

之意以為李王乞之語惟李和宗李應星粗解之今方推唐人

施佳陳粗陽等觀其招辭此二人亦以為不知李王乞云則

當別送咨文不須遠送敬差官于義州更推王乞也傳曰知道○憲

府請先罷都承旨鄭大年左副承旨羅世績不允○政院以宣

傳官李承緒以下唐人押來事 去泰安而還所言啓曰唐人等在泰安時以雜

物贈其郡守朴光郡守送于觀察使鍾萬觀察使還送于郡守

郡守又送于臣而臣已上來不知所以處置也敢啓稟傳曰處

置果難拾禮曹郎官還給于唐人而并言還給之意○戊辰傳

于政院曰執義已適任虎臣明日當為政事李彥迪曾經省宰

不宜送西叙用相當實職除授事并言之彥迪家在慶州 親老呈辭自 上命

○政院以禮曹堂上意啓曰昨日泰安

所送唐人之物使郎官還贈李章唐人之中能解文者 則答云 故凡應答皆在於章



今此薄物所以表情於泰安邑倅不可還受也再三強之而後  
還受仍言曰吾有陳情之表欲呈于禮曹堂上而使之轉達  
國王云故敢啓傳曰我國人訴冤之事尚且受之而况上國之  
人欲有死言耶使郎官受其書示其堂上而入啓可也見其言  
則當有處置之事故使之入啓耳又傳曰唐人欲呈之文其所  
言不可從則處置必難使郎官其議于堂上而啓之○政院以

李章書其書曰伏以數下天啓聰明握神機而獲斷皇圖肇

叢恒切一夫之失所孝友有推乎天性謙恭夙秉乎生成勢不

自崇處中國以為尊智行無事按金湯而自樂識天

為生民之主為萬世之利為國家開太平者也今臣章僻處中華

雖休文風之鼓舞家居瘠土在選山歲之飢荒門賦式微形影相

弔父年七十有五命懸朝夕親先已辭世情事未伸兒

亦必而待哺室家切切而無依欲庸雇而將救水之憂所投無

喪從父命而死求為臣死忠天之道也臣復何憾焉幸天

無愧為子死孝為臣死忠天之道也臣復何憾焉幸天  
船遇風而來投吉人默相衆登岸而歸來泰安馳報之  
宣念大明之民即報解之民體兄弟之和雅哀赤子之  
詭合之擬宿宴飲精豐遣侯人之過平澤有孝子之誠  
地恩重丘山臣何幸而得此耶然臣過平澤有孝子之誠  
殿下能以一人之孝為千萬人之孝者也今臣等殘喘微軀  
赤心而置腹中普照風送而還歸體察輿情從海去而自  
家之離特明扁舟順風送而還歸體察輿情從海去而自



降文書賈本駢以奔放轉報京都謝王命而濟活則善處有兩  
全之權變得疎通之宜臣等感恩圖報生雖祈天而祝地死  
亦結草而含環若以問關萬里轉遞皇京雖所以憂之實所以  
害之雖所以子之實所以我之蓋臣等無王命而奉乃以王命  
而歸非惟勤勞乎王師怕亦有乘乎國法如此則臣等寧首碎  
於玉階無寧身膏乎草野伏望 殿下有再造之恩上為天心  
下順人情勿以過慮而在害數十人之命者也且入啓傳曰  
慮不分民無所勸善惡混淆化何以彰謹奉表以聞入啓傳曰  
唐人等今欲以水路還歸其所陳訴不可不答當使郎官語之  
曰徐等乘騎大船尚不免漂蕩之苦况我國小船何以乘去雖  
啓於 殿下必予從之故還徐之書云使禮曹若為自答可也史  
臣曰章為親乘舩求貨漂到我國其貌如玉其才如流坐庭  
下供招之暇拈取陳情之表辭語可以動人在大平館斜陽  
倚柱瞻望揮涕思親之念畏死之慮誠可矜也章之所望只在  
由海直還免違禁下海之罰也從其願欺上國固知其不可有  
欲從願者是不過惜其才也士君子惜才之情亦不可禁也如  
此○諫院啓前事不允○憲府啓曰忠清道水使池世芳虞候  
羅光厚以盛陳軍威驚駭唐人被推此唐人船非如漂流偶泊  
之類載銃筒槍劍彭排等物劫奪我國人衣糧至於殺害人物



當到泊之際其意難測不可孤單相接只以言語招致今以嚴  
示軍威治罪邊將則脫有倭奴狡詐俸樣唐船直突近境而未  
解唐倭疑擬之際變生不測坐受屠戮將來之禍不可不慮請  
勿推禮曹官吏以不請推被推亦為未便請並勿推又啓鄭大  
年羅世續事答曰羅光厚失事輕動致令唐人至於溺死而池  
世芳亦張軍威執捉汲水唐人故命為推考而幸若倭奴出來  
則邊將不無藉此而退縮如所啓勿推而禮曹并勿推可也鄭大  
大年羅世續事不允○傳于政院曰禁府官吏則適之而鄭大  
年羅世續異於他承旨故送西他承旨安珪柳辰全宋  
麟壽朴世烈亦並適而  
假承旨禮曹參議金益壽上護軍元混命招八來後承旨等交  
代而去可也且有傳教事兩司城上所命召掌令白仁英承  
命而來傳曰今見鄭大年羅世續緘答之辭銀代配所長端耳粟  
事則非為阻當沮  
也配所定處禁府當自為而  
不須煩瀆上達故不啓云則與他承旨無異而罷職似過故  
送西矣當午來啓之時承旨等緘答未及見之今見緘答故如  
是判付正言趙光玉承命而來傳曰禁府知事申光漢權據  
同知事慎昌寬則適差而



兩承旨

羅世大年

續罷職似過世送西他承旨並令適差矣○傳于

政院曰承旨今已盡適故考見官案則人物正乏而政院則重地不得已曾經承旨者間差然後可以治事赴京之使如李名珪沈光彥等雖被罪而皆不緊或還給職牒或叙用而并擬承旨何如假承旨明日於政廳以此意言之可也○己巳禮曹啓曰昨因唐人李章之書而有傳教今若以傳教之意直言于李章等則彼知不得由水路而還不無生變自盡之虞姑以權辭諭之曰佸等萬里漂泊而來朝廷徐營處之云以安其心何如且觀唐人氣色及其書亦有碎首玉階之句若待冬至使解送則似有生變之慮自曹處置為難故敢稟傳曰啓意知道唐人姑權辭開諭以安其心而施佳上來後收衆議處之○憲府啓曰前承旨鄭大年羅世續等所失非輕不可只送西請罷不免○吏曹判書申光漢等於政廳啓曰昨教以李名珪沈光彥人物可用茲擬于承旨望矣臣等已畢擬望而後聞之故未及擬望耳古則宰相見罷而遂授職牒例即叙用近則皆先取稟而叙



用此人等其罷未久恐不合物情故亦不敢擬也傳曰知道許伯琦左弼出身已以日經判事實可用之人也故特加為承旨

也又傳曰今日大臣啓差贊成該曹其即商量為之光漢等回

啓曰宜處弘化之人今在外任指平安監並擬何如傳曰大臣

乃啓意在東壁又闕今以在外之人差之則往來之際恐至以

曠當擬以在京宰相也此殊如下官之比不須備望也光漢等

擬贊成望權機成而不得一人問於正郎尹希聖希聖曰李彥

迪何如申光漢曰如此事當博採衆論不知衆論以為何如因

語叅判慎居寬曰自上亦曰不須備望云雖二人何妨遂只

擬二人傳曰林百齡嘉善最久故超加為戶曹判書也以成世

昌為議政府右贊成林百齡為戶曹判書任說為吏曹叅議金

明倫權續元混蔡世傑羅淑許伯琦為六承旨韓岾為司憲府

執義李若海為侍講院左輔德慶渾為右弼善丁應斗為議政

府檢詳李彥迪為知中樞○庚午右贊成成世昌啓曰鴛劣小

臣遭遇 聖明濫蒙天恩得忝六卿之列常懷戰懼無地措



躬而令又陞貳公之任何以堪當子請速遞答曰卿歷仕已久為  
六卿亦久贊成之任豈不堪乎銓曹薦擬必由公論勿辭再辭  
不允史臣曰世昌坦率無廉謹之意居家姬妾臧獲爭捧折簡  
請賂爭先臧獲等置家治產皆出於請簡之貨云以此物論鄙  
之○諫院啓曰左副承旨祭世傑人物麤雜不合近侍之任請遞  
戶曹正郎韓世珍本系微賤不合六曹郎官麻田郡守陳文翰  
人物昏耗不能治事不可為臨民之官請並遞答曰皆如啓○  
憲府啓鄭大年羅世續事又啓曰戶曹佐郎朴詠人物麤雜素  
多物論為儒生時偽造國舅尹之任書簡未素列邑以不合六  
曹郎官刑曹佐郎成詢素多物論詢成世昌堂姪也欲害金魯  
治罪又在儒生時謀橫得感獲親立訟庭以收皆不合燕春秋  
波重賜世昌嘗曰不圖吾門有如此不肖人物云請並遞答曰鄭大年羅世續事不允朴詠則不知其人物矣以  
文官豈不可為佐郎乎不允成詢事依允○政院以委官意啓  
曰高賢日本人與否反覆問施佳則施佳答以非也仍言高賢  
日本人等字非已所書而相與問答書示時只有以買賣事往



來日本之辭而日本之人乃挾書之字云故取書質問則筆畫  
果不同而施佳之言似為是矣且兵器持來之事施佳則隱諱  
而李章直言但李章等皆欲以水路任意還歸而不欲使陸路  
解送中原然其奏聞之事則不可不廣議處之也傳曰知道明  
日政府專數六卿判尹禮曹堂上其招議之仍傳于政院曰漂  
流唐人自初至終欲為詳錄以憑後考全羅忠清兩道書狀啓  
本及禮曹公事凡干唐人之事無遺成冊入啓可也○辛未傳  
于政院曰唐船漂到馬梁之時予恐邊將妄殺故下諭諸道勿  
射生擒而且此唐船本為行販日本而來於我國初不相干若  
使追捕則軍卒必有死亡故又令該曹勿為追捕而承旨安玘  
啓云唐人今以火炮韋傳習日本則其禍大矣故予亦以為然  
下諭全羅道勿使過越他境而瞭望生擒矣今更料之則唐人  
通行日本者非但此輩其火炮傳習之事終難防禁而今若投  
降我國則護還中原合於事大之道迷失海道之船豈宜追捕  
哉忠清道水使池世芳移文于全羅道故分定將士使之追捕



而至於船破而軍敗至為駭愕請諭諸道勿令追捕何如唐船  
若侵犯我境則所當應敵矣邊將先自追擊則彼亦不得已  
而殺害我人勢所當然豈可徒咎唐人乎且今見施佳所言則  
高賢赫日本人明矣而忠清兵使非的實之事至於馳啓未知  
其可也且此唐人等今欲由水路還歸以好生之心言之則我  
國之船猶可給也金州衛人之船今在宣川并以糧資載送其  
地則不乖唐人之願而彼我之間庶幾無害矣但此事不可使  
聞於中原而彼必隱諱犯法之事何有自言之理乎今欲送以  
陸路恐有自死之弊越江後尤難處置故云耳若以大義言之  
則具錄奏聞而轉送中原固為當然但上國之人亦不宜埋沒待  
之將何為而可耶大臣六卿等其會議○大護軍李希輔上疏  
曰古之人君委任責成必擇才以處之量力以任之其所不能  
不強使授故功成而職不曠下之人受委寄之命者必察其可  
堪以受之擇其可能而行之其所不能不強冒處故事遂而責  
不至降及衰叔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之人先採其憚勞抑以



付之下之人先利其厚賞尸以不避故濟濟之風不起於上在  
 梁之誚長在於下此上下不信之弊也臣伏見撰集之任雖非  
 國家之重事若其學通經史識達古今包并百代而不遺羅樓  
 諸子而無漏者必不免萬世之譏也如臣者才識詭薄性品庸  
 劣不涉聖賢之浴涯不窺子史之門戶徒以單庸撤孳雕篆殘  
 遺盜竊儒名以至老而無成豈當作之列歟不意黃髮殘年  
 謬忝撰梓羣王之任自受命以來韻府羣玉有前准續集改  
刪定新增事癸卯春大提

學以世昌啓請希輔撰集夙夜憂懼忘寢廢食考正其舛謬刪定其重複詳

於彼者略於此著於前者刷於續自去年春至今年仲秋未嘗  
 一日休息竭力盡心以冀成編故欲不負國家委任之意不幸  
 勞瘵內構百疾外作加以年踰七十氣力衰倦精神昏耗每撰古  
 人一傳錄古人一迹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忘失又以韻府續  
 編之書皆唐本也字但細微又多訛偽雖竭精殫慮眼生黑花  
 心昏勞瘁昧昧然一字變為三四強兩行之必致狂疾恐負

聖明委任責成之望此不獨臣身老耗所致然也臣母鄭氏年



今九十氣息奄奄人命危迫朝不慮夕又多疾病長在床褥不能飲食惟以藥餌為生臣星夜湯藥未嘗離側今則役於官事以廢溫清老母昏耗疑臣病卧日夜涕泣臣念及于此則五情都迷若存若亡何能晴微窮深提綱攬要以纂古書哉臣以表耗之質又加不專之心此臣之尤吁難也臣性稟疎拙才識庸愚不合當世之用徒以文句微識忝竊朝端累經州郡一無治效薄命不幸動被物論永廢 聖世是甘是宜 聖上寬容棄瑕匿垢羈縻散班祿食沒齒 聖恩之大如天罔極臣雖愚昧豈不知感獨念年齒衰暮前途已迫欲報 聖恩唯有地下雖授至賤之任尚欲效死不避况撰集之任朝家所榮今又事功已半若劬不怠以卒其業則掛名卷端自托不朽其又奚辭第以始終不華者志氣也老則衰者血氣也雖欲勉其志氣血氣先衰聰明有呀不及學問多至底滯豈不深可惜哉况韻府之書儒家大範一有所誤貽弊萬世安忍知其不可堪而冒處欲免一時之責不顧萬世之譏哉伏願 殿下憐臣衰病察臣情



懇亟適不稱之任以按可堪之人則國無曠官之歎臣無冒處  
之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下于政院曰此乃撰集韻府羣玉  
事也其問于大提學史臣曰希輔以諂邪之資得寵於燕山燕  
山幸妓身死燕山悲慟不能自抑希輔製其挽曰九重深鎖月  
黃昏十二鐘聲到夜分何處青山埋玉骨秋風落葉不堪聞燕  
山執其手曰此吾之李太白也特授堂上其後益甚貪濁嘗倅  
驪州聞其父喪鄉吏分役恬然自為故時人唾鄙到處被駁而  
猶以小宰七處甚矣至老而不自覺也○傳于政院曰同福縣  
監鄭居道法聖浦萬戶吳夕弼與唐船相戰而至於退北鄭居道  
等八歸于靈光 登伊島待變時唐人三十餘名乘一小船放炮  
衝突而至又自山上或著紅白頭巾或著黑衣揮旗鳴鼓放炮  
扶攻時鄭居道等力窮退北乘船浮海後鄭居道所領軍七名  
未及乘船為唐人所捉一名則斬項四名則結縛載船一名則  
無去處而我國兵船一隻則唐人焚火一隻則唐人附結其船  
指向西大洋事同福縣吏命兄善隱匿林藪之間而生還以言  
故全羅監司兼府善及是為敗軍之將推之則自有大罪先  
兵使韓琦等有啓本

適可也○傳于政院曰唐船若到泊我境而投降則生擒率來  
事曾已下諭而全羅道邊將以孤單軍卒輕易追擊至於敗軍



至為駭愕今後則勿違將士搜討海島如有邊將違令輕動者則囚禁馳啓事下諭于八道○憲府啓朴詠事又啓曰今次別試規矩文科則三所各取五十人額數甚狹若講經後則入格之數必至極少其於大舉試取恐為埋沒武科則規矩甚歇不才僥倖之輩皆萃京師羸糧以留未易畢試則公私之弊亦甚不賢請令該司改定規矩答曰朴詠事如啓且別試規矩既定而復改似為不可矣大臣處議之則亦以為甚歇云故令兵曹禮曹鍊磨而欲斟酌改落點也○傳于政院曰前者唐船擄去我國之人棄置海島而歸故其人等幸遇他船得生還矣今亦擄去我國之人而若又棄置海島則其生還固難期必豈無自死之理乎全羅監司鄭惟善處可疑諸島搜討唐船時并令搜覓事下諭可也○禮曹啓曰泰安郡守朴光佐率領唐人施佳等施佳到瑞山兵使李夢麟使朴光佐相為書不問答之時施佳以高賢為日本之人故疑其倭人而有書狀矣及施佳到京後觀其所供則以高賢為大明人而分明說道似無可疑而且見施佳



相與問答之書則施佳所書處則以草書荒拙而高賢日本人等  
字以正字挾書於施佳所書之傍非施佳手書又為分明忠清兵  
使李愛麟不能詳察而為書狀請推且挾書之字不知某人  
所為請並推朴光佐察其所以然傳曰其為問答文書即為緘  
封送于兵使而下諭之曰與施佳書不問答之時某人所問而  
某人所書即令詳悉馳啓後推考可也朴光佐處亦以此下諭  
○左議政洪彥弼右議政尹仁鏡右贊成成世昌左參贊權撥右  
參贊黃憲吏曹判書申光漢戶曹判書林百齡禮曹判書任權兵  
曹判書丁玉亨刑曹判書尚震工曹判書柳仁淑漢城府判尹  
許磁禮曹參判崔輔漢參議金益壽等承命詣賓廳啓曰唐  
船若不犯邊則不須窮追事上教允當下諭諸道無妨傳曰知  
道彥弼等又議啓曰唐人李章等觀其氣色自知罪重若歸  
中朝則必置於法惟懼惴恐謀欲還向海路而今解遼東則其  
於中路或有逃躲不順之事當令所經各官搜去寸兵多定軍  
人其於止宿處亦令圍宿看禁使不至違誤若越江後則距遼東



六七日之程數多人口無弊轉送似為難矣今欲近解湯站而若無遼東移文則必不肯受先定解事通事押解李王乞于遼東而仍以告白曰李章等三十餘人因違禁下海漂到我國今已被捉故隨後押解而來矣但此人等非如漂流而解還本土之例知其所犯非輕必欲逃逸以死謀免故在我國則以軍卒圍護僅到境上今不近解湯站則八站遼遠之地無人草野之中又乏軍卒則必無順解之理仰希預先文移湯站吏李章等轉解于遼東而雖不見許再三陳請則恐無不從之意也李王乞本是異舩之人高賢等以卒王之初非同舟之人海中遇風敗之船極弱五十餘人并載其船李王乞也即其人今雖先解遼東於事為便宣川到泊舩隻載送則恐為難便答曰議得事并如啓但押解李王乞者到遼東而文移湯站之事馳啓後發遣唐人則似為緩矣而押去通事則以何人差定乎唐人等先到義州而留待遼東文移之奇而入歸湯站乎其文書不錄用軍器而只以違禁下海磨鍊則禮曹可諭唐人曰你等以海路還送則勢難矣咨文只錄漂泊之事云則



唐人安心而去無他慮矣如此為之何如彥弼等回啓曰咨文  
急速磨鍊使通事先送而唐人則二十日後發送使留待義州  
又別定解事通事三人押解于湯站則中原雖小罪必以長鎖  
押去矣若以人情懇請則又豈不聽而寬宥之乎李和宗雖年  
老而能解華語請使率去而交割于遼東且昨日委官尹仁鏡  
啓其奏聞之事此非重林之比今若奏聞皇帝而有賜勅則我  
國當送謝恩使其而其弊不貲臣等之意只移咨遼東為當答曰  
他事則依所啓可也但事當奏聞則不可先計恩數之有無矣  
不應奏聞則何必奏聞乎但此若移咨遼東則中朝以為如此  
事何不奏聞而只咨遼東云則似為不可也彥弼等回啓曰  
自 上哀憐唐人而欲不至於死罪故臣等亦欲不為奏聞而  
只以大槩移咨遼東矣今更計之日本貿銀之事勢將難諱不  
得已具錄其實奏聞為當答曰此人等自初犯邊而被捉則當  
不可原今以失路 漂泊海口而邊將誘致率來若入送中原而  
置諸重典則此雖異地之人於予好生之心豈為安乎今此咨



文不得已而歷舉漂沈之實故賀銀日本之事不可不錄而中原則不禁用銀雖錄於咨文此則不關矣若錄用軍器之事則其罪大矣唐人等必無入歸之心而有不測之中原何以知之乎此予所以更議也朝議既定今更議之似煩瀆而予之所懷則如此故言之耳回啓曰初欲從實具錄而自上好生之德

至矣軍器之事不錄為便傳曰知道仍傳曰李王乞雖非高賢

之類是亦賀銀日本遭風失舟來寄高賢者也既以李王乞移

咨遼東而高賢等獨為奏聞則前後似異當一様并為奏聞而

今有走回唐人被擄走回唐人安長以此先送遼東文移湯站

之事并言之何如回啓曰此事臣等未及料之上教允當奏

聞事臣等已為入啓故不敢更啓矣丁玉身許磁申光漢林百

自上好生之德哀憐若此而奏聞之際傳于兩相曰別試規矩

臺官來啓曰講經之後則入格數少不合大舉而文科則規矩

甚歎請改云予亦欲改之而臨時改之甚為不當故議之回啓

曰規矩狹隘則有才之人亦或不中而今若分三所各取五十



人而以此講經則其數必少 成廟朝累為六百館試而六百

館試今雖不可為也三百館試則為之不妨武科規矩過高則

亦為不當并斟酌改之無妨答曰李王乞事如啓文武科規矩

亦改之可也且高賢等奏聞事其漂泊之實則所當詳錄而其

用軍器之事則非以犯我之計也只有防患而於皇帝知與否

似不甚關他事則雖當奏聞此則予之所疑者也奏聞似過而

移咨遼東則又為似歇移咨禮部無乃便宜乎回啓曰 上教

得中移咨禮部甚當 傳曰知道○至申以文武科規矩書于

小紙文一書科策問一書題以上武科六兩退二十步以二夫一矢步射二百四

十步退三十步以二夫一矢騎射一次三中以四書下于政院

曰予斟酌而定其規矩故不落點於前規單子耳以此言于禮

曹兵曹可也○憲府啓曰政院出納之際事雖細微所當慎重

少無差違况臺諫此啓尤為關重前日臣等以朴詠不合郎官

請遞而政院以罷書啓以致上煩 聖問在候舌之地緩忽至

此至為非矣注書道及色承旨許伯請罷答曰朴詠之事昨昨



以請罷書啓昨以請遞書啓故下問其由則承旨以未及詳察

待罪此非注書有情之事也承旨乃新拜之人果未及詳察而

已朝官適罷有關而臺諫之啓如此罷則過矣其適之○癸酉

以慶州府尹望單字崔演權下于政廳曰以權續承特加除

授右副承旨羅淑薦崔弘濟請擬典籍左右難之曰曾有物論

淑曰弘濟曾經玉堂南行而今不得典籍學官誠可憐也判書

申光漢曰此人嘗陳疏論已卯之非弘濟在己卯入方布列之時以布衣陳疏顯片其非及

已卯見敗至甲申登第其事之是非姑未可知當吾輩布列以

時便論其非苟非有膽氣者何能為之深有不平之色○以許

磁為漢城府判尹洪春卿為吏曹參議安珪為兵曹參議尹元

衡為承政院左承旨任說為右副承旨林億齡為同副承旨李

夢弼為弘文館直提學李滉為應教○甲戌諫院啓曰慶州府

尹權續通政未久辛丑年遂陞嘉善且府尹雖二品職通政可

為守職乃以未久之人特授重加物情未便嘉善加請改正宗

簿寺主簿成子清前以一家悖戾之事被論子清為櫻山縣監時其妻以鐵片撲



子清所奸婢子之頭慘酷之刑無所不加竟至於死而子清不能禁故前者諫院啓罷見罷今不可為糾

察之任請適荅曰慶州府尹守職之差予非不知也以外官而除授則不必加也權績則曾經承旨而今又時在承旨故考諸官案則為堂止亦已四年茲以特加耳為堂上四年而陞授二品有無當問前例子吏曹而發落故不允成子清事如啓○憲府啓曰慶州府尹權績為通政未久遽陞二品物情未洽請改正荅如諫院○乙亥政院以領中樞府事柳溥看病醫言啓曰柳溥彌留浮腫證而又得泄瀉之證自去夜脉度極微病勢深重云傳曰前者領相尹啓輔家問病之事至於危急然後始遣承旨甚為不可柳溥曾經政丞可以遣承旨問病耶考前例以啓且遣內醫命藥治療而安否書啓可也○傳于政院曰權績加資事今見前例則為通政或於數年或於三年陞品前例如是不可改正之意言于兩司可也○傳于政院曰柳溥曾經政丞問病之時何必考前例遣同副承旨問病可也承旨問疾而還啓曰柳溥卧席未起加團領拖帶于身低聲泣語曰初得浮腫



之證而仍添痢疾泄瀉無度痢證若差則廢得生道而浮腫之  
餘病勢至此恐不得復瞻 天顏云傳曰知道○憲府啓曰慶  
州府尹權纘驟陞二品物情未洽故臣等論啓而自 上命考  
前例二品重加豈可援古例而濫授乎請速改正右叅贊黃憲  
憂心行事不為士林所取久矣前為吏曹判書時顯被重駁  
為叅贊物情未便請違忝曰權纘屢經承旨為通政亦已四年  
則異於二三年而陞品者矣不允黃憲之叅贊必以年少而啓  
之憲年四十三前為吏判時雖有一時之論豈不可為叅贊乎不須  
改之不允史臣曰憲素無學術幸登科第蒙南衣卯育之恩致  
位六卿趨向不正附結尹元老之輩前為吏判用人之際公稱  
中殿之教略無忌憚以是被玉堂之駁欲陷言玉堂之人乃曰  
應教丁應斗修撰閱起文預告我以上劄之意云弘文館欲治  
二人漏洩僚議之罪知其誣而止其傾險類此及被此駁又賜  
語於人曰我有何罪只以不取已卯之事故然也憲嘗判吏曹  
擬尹元弼元老於饒司曰外戚之人當飽其欲又注某人於某



職曰此內旨也士林鄙且患之○諫院啓權續事不久○丙子

傳于政院曰福城君名炳即當代嬪朴氏之子以之墓今在尚

州其妻尹氏之墓則在楊州故其女欲於今年移葬于楊州禮

葬事言于禮曹○憲府啓黃憲權續事諫院啓權續事不久○

丁丑以忠清道泰安郡守朴光書狀臣於七月二十四日率唐

與郡守朴鳳瑞同坐而相書示問答之時高賢日本入的實與

否強為書問則施佳托以不解書字而以點頭而已故臣於問

答之書按書高賢曰下于政院曰今見朴光佐書狀則只因施

本之人而告于兵使佳點頭而自為挾書云非的實之事而轉告兵使至於馳啓至

為非矣所當罷職而但光佐招諭唐人使之投降其功亦不可

不計故只欲推考矣以此言于禮曹兵使則因光佐所報而為

書狀矣勿推可也令禮曹郎官言于委官亦可○憲府啓曰右

叅贊黃憲非徒心事不容於士林前遭父喪托稱喪備求索列

已貽弊遠近民甚怨苦憲父胤祖為粹比安而死憲為大司憲

會餐之人又從而求索不已略不忌憚故遠近人民力殫輸轉

之獎朋興罵詈一路騷然憲家在陽城輻輳于謁卒致豐京

外巨屋修豈可使如此之人濫居重地手自上諫以宰相之

憲莫甚



少不即快從公論古云官不必備惟其人請勿留難又啓權續  
事諫院啓黃憲權續事各兩司曰黃憲之失予未和之也若以  
已久之事而輕適其職則是棄人矣人君待宰相之道豈宜若  
是乎不須適也權續事亦不久○政院啓曰忠清道節度使勿  
推之事自 上傳教矣但節度使親餉施佳時使朴光佐書示  
詰聞為書狀而今見朴光佐書狀則以相答文書監封告干節  
度使云既與節度使親餉之言大相牴牾又於下問書狀不分  
明祇答辨日本之入等字不分至為非矣請推傳曰所啓果宜推

考可也○戊寅政院啓曰領中樞府事柳溥今朝氣絕云傳曰  
數朔之內老成宰相相繼而卒至為慟悼闕內為素膳依前例  
別致賻可也○臺諫啓黃憲權續事各曰黃憲居宰相之位固  
不可輕適但以在政府之職者如此被論則必自不能安心在  
職故依允自不能安心而然時人以此為疑憲之權續事不久

瑞啓本同福縣監兼居道唐船相戰致敗時被擄水軍朴漢林  
以連烟王室遽陞二品時人疑之以全羅道兵使韓水使  
職故依允自不能安心而然時人以此為疑憲之權續事不久



朱兒亨等三名則逃沉水中游陸以去故獨在唐船之中見其  
所為則惠人以忠清道秦之下陸之事而發怒書示曰吾類四  
十二人泰安郡守誘致率去云而今月初一日登伊島依泊刈  
取成熟田穀以載其船後以書紙一幅書給付漢林使還歸去  
而高建雙帆指下于政院曰今見唐人書辭前在去日本被風漂

向西大洋事守甚是強盜一艘指我大明四十二人徐收在監養得好養好則唐  
好明年我大明發大船一百隻將徐國屯荒見字是實

人憤怒我國而有發百船之語此雖不足取信今若出入諸島

作耗於鮑作船及濟州往來之船則其害必大今將何為而可

耶且其書辭四十二人之言難解也并計溺死之人而猶未滿

四十二人之數未知指何事而言也前者唐船漂到泰安時見

其形止則或有能為我國言語者云泰安郡守朴光佐使卿吏

止則船上之人或有不如唐人容貌而我用言語亦有道之

時郡守所送飯米十五斗唐人捧內曰此是十五斗也其語音

無異我國其同類此若南京之人則豈知我國言語乎遼東則

壤連我地故亦或有能為我國言語者而相通共來之事又未

可知也且前見全羅兵使啓本則鄭居道與唐船相戰之時我

國軍卒或有被擄者或有斬項之語而朴漢林生還呀招亦無  
是事故予欲捉汝漢林于京使禮曹問之而但慮率來之際驛



終有弊當下書監司而推閱乎禮曹其議啓○領中樞府事柳

溥年史臣曰溥偏塞昏惑又執拗不通少以文墨之技藝顯華

秩無幹能又無人望苟保碌碌循資而進貞顯喪溥為守陵官

溥時年逾六十有約再娶之婚已定期而聞有守陵之命溥曰我有婚事而今授此任甚矣我之無友也是以擬望為恨也

去守陵也亦未故得至崇班而丁酉冬承乏猥忝相位而公

論即設金安老擅政之時溥之得陞崇品者非黨於贊襄之任安老而然也以其入具屏而無足忌憚及也

豈昏塞者呀可一日處荒立朝四十餘載無絲毫之補而待尸

厥位竟至老死而後已伴食宰相時人以溥為第一又曰溥性

本謹厚別無才德馴致一品以領中樞久享祿位但多受人財

物請於銓曹授人之官幾於物論鄙矣○己卯禮曹議啓曰今

唐人在船者憤其同類被獲彷徨近境乘弱肆暴或擄掠人口

甚至殺害或刈取禾穀以資口糧故沿海郡縣騷擾疲困而為

害不細雖欲拒戰緝捕而前既見敗不可為此而更起軍為必

獲計也且前者為其唐人而不用弓矢以致凌轢至此今若不

得已應以弓箭若有生擒之人則既當具實奏達中朝高賢等



咨文今不以實持軍器則恐前後有異終難處之也商確更議

何如且朴漢林持還之書所云其黨四十二人之言不足取信

而真以我國之言說解十五斗之語亦音韻相近而然也且遼

東與福建絕遠豈有相通共來之理令全羅道觀察使究問朴

漢林則當得其實不必捉致于京也且此啓本下于兵曹而使

之措置何如傳曰唐船之如此橫行未可的知其意之所在但

自來犯邊則邊將當應敵矣然其執獲難必高賢等不可遲留

何必更議朴漢林則兵使已報監司而推之云必得實以啓不

必更論漢林亦不須捉致于京啓本下兵曹可也○臺諫啓權

續事不允○以忠清江原全羅三道閑丁搜括御史賫去事目

一象右之家不慢國法多占良民各司隱役使一口以上及謀

身役者決救一百全家徒邊一京各司及各官匠人之數載在

大典數外匠及奉足窮極推刷而數外投屬立案成給者官吏

推考重論無文案詐稱匠人避役者決杖一百留鄉所罰農

正等用情庇護不以實告者推考刑問而不謹奉行守令升堂

上以臣則囚禁推考而其中尤甚者啓聞罷黜且罪應全家徒

杖一百全家徙邊定罪有司持法固當嚴密矣但法極嚴密



則已犯者巧計窺避閑丁搜括亦甚難矣予意欲以一口以上則決杖一百徒三年二口三口以上則為全家徙邊而差等其罪似為便當且下三道前年曾抄作罪人入居民之怨苦亦多今若以一口以上皆全家徙邊則罪無差等而豈無民冤乎議于兵曹使之差等何如然則慶尚道亦當一樣為之也○庚辰臺諫啓權績事不允○兵曹回啓曰閑丁搜括時濫占隱漏者不重其法則無以為懲故初以一口以上決杖一百全家徙邊為事目矣今承上教果為允當且以謀避身役者亦令全家徙邊則有違於搜得閑丁欲為定役之本意謀避身役者欲依律定役而他條亦有可改慶慶尚道御史賫去事目亦并改磨鍊啓下何如傳曰如啓○傳于政院曰頃者日候極熱而予亦未寧自六月有齒痛證久不親事近來日氣寒涼而予亦平復故欲御經筵適有大臣之喪累日停朝過二三日後為經筵事當更傳教矣且近者久不擇賢士大夫非徒予有所未安於心外人亦必有疑故欲令承旨知此意也○宗簿寺提調啓曰宗親祭官厭憚六



朔內滿三度無故托病者罷職之法不載新續錄錄以後各年

受教為新續錄故近不舉行今若申明舉行則當以改奉承傳乎傳曰

有關祭享之事不可踈漏雖不載新續錄而宗簿寺依前受教

為公事啓下則不必奉承傳也○辛巳臺諫啓權續事不見○

壬子憲府啓權續事又啓曰慶尚道新設鎮堡加德鎮堡軍卒不

足搜括閑丁不得已為之四道一時並舉至為騷擾并舉之意

雖欲防逃移之弊苟有巧避者非止三道要在御史搜括之詳

盡耳他道姑停諫院啓權續事又啓曰近年以來凶荒極矣而

慶尚道尤甚今年亦以枯旱之餘難得雨澤節候已晚中道以上

水田未及幾穗腐朽殆盡民之生理至為可慮而繁城之役調發

騷擾體察之行支費太煩公私俱困一道蕩然當此之時又遣

搜括御史刷出閑丁以補軍額此雖不得已之事然搜括之事

非數月可畢使命久滯貽弊列邑若欲刻期為之則非但不能詳

盡必有騷動之弊飢饉之餘又致騷動流離逃竄則邦本因悴

誠非細故一道之事觀察使無不揔制請勿遣御史令觀察使



詳盡搜括以紓民弊他道御史并皆勿遣令觀察使為之谷曰  
權續事不允且分遣御史搜括闕丁之事非不知騷擾之甚而  
不得已為之者闕丁之類皆入於豪強品官之家而差使負推  
刷之事例為尋常下吏之輩豈能詳盡搜括乎此備邊司堂上  
欲遣御史者也且或遣或不遣於事有異故亦不得已一時並  
遣矣不可改也○癸未傳于政院曰今日大臣以會講事來會  
東宮故議之爾祖宗朝事雖不可輕議而厚陵恭靖大之祭

每於一年只行寒食予未知其所由然也凡人祭其先者尚且  
不如是而况於厚陵乎似為未穩無乃有所議耶且國忌致齋  
前一日本非齋戒之日故例為視事如常而亦未安於心公事  
則出入啓下而若視事行幸之類例欲勿為何以則可也左議

政洪彥弼世子右贊成成世昌左賓左參贊權撥右賓大司憲

鄭順朋右副議曰厚陵只祭寒食之事左賓祖宗朝所設本意臣

等以年久無據未知其所以然也如此大事不可以臆見而容  
易議之考見素秋館史記其所由然後更議何如且國忌齋



戒前一日勿為視事非 祖宗朝舊事而今若新立此例則亦

非臣等四人所能議啓與厚陵事一時廣議何如傳曰大臣或

於詣闕時或於合坐時議之可也○兵曹啓曰慶尚右道水使

尹俊書狀向今月初六日倭船二十三隻初向木島而因風逆還

由故防禦諸事措置待變以為倭船屢度現形故曹亦為公

事而令備邊司同議為之何如且全羅忠清兩道并下書諭之

何如傳曰如啓○臺諫啓權續事與搜括閑丁事皆不允○甲

申傳于政院曰權續加資為其除授府尹也領相尹啟茲引時

則續法當歸續乃設而葬畢赴任則事煩巨邑久曠未便故

命遞府尹而加資亦令改正兩司城上所若因事入來此意言

之可也○臺諫啓閑丁搜括事不允○以許磁為議政府右參

贊特禹孟善為漢城府判尹○乙酉 御朝講領事洪彥弼曰

近來朝廷專無老成之臣而近又相繼而卒如臣者雖在而有

何知識乎如有國家大事則未知將何以處也關國輕重之宰

相則雖未易得而在 祖宗之朝八十餘歲亦有扶持出入闕庭



者矣今退老在外宰臣如宋欽李賢輔召置朝列則雖問一事而豈無裨益乎自 上亦宜動念於此且厚陵只祭寒食之事臣以後生不能知也然傳聞則 恭靖大王欲速傳位於 太宗而其讓德至大故自潛邸時每云當葬於此而其陵寢守護軍皆以奴婢為之王子爵秩亦皆降等之事皆有遺教云以此臆料則只祭寒食之事亦必因遺教而然也考見史記而議之何如月國忌致齋前一日視事行幸如常為之果為未安但人君萬機之政一日停之甚為不可故前例如此矣自 上斟酌而不為視事行幸則似當不必奉承傳亦不必更議也且慶尚道新絕倭奴又設鎮堡其勢不能支當已為之事今不可中止但使命連絡築城使巡驛路之弊不可勝言矣閑丁搜括之事以其觀察使為之可也而今遣御史者欲其詳盡也但供億之弊皆困民力而邦本先瘁則當此構釁之時其憂亦大然已議定而中止亦似難也他道勿令一時并舉而隨後為之何如 上曰近者予適有故不為經筵故不得與賢士大夫論事矣老成



之臣相繼而卒至為痛悼大臣之言甚當國忌致齋前一日視  
事果子斟酌而不為可也厚陵事則考史記議之可也且倭人  
拒絕事當初大臣之議不一而廷議已定今不可復有他  
議也築城使既下去而軍額充定之事今不可不為閑丁搜括  
汎然以監司為之則似為尋常故權應昌下去時亦有所啓矣  
一時發遣果似有弊江原忠清全羅則姑停亦可但全羅則倭  
船四十餘隻向去于全羅地方云亦不可不遣御史矣檢討官  
尹玉曰近來國家有土崩之勢以烽燧一事亦可知矣今方拒  
絕倭奴之時軍機之事尤可憂念臣見烽燧之法則賊現形則  
二炬近境則三炬犯境則四炬接戰則五炬而倭船現形木島之  
時只舉平安道之火而無他報變之事今者紀綱不立故法之  
不行至此土崩之勢豈不可畏乎 上曰是雖舉火於沿海各  
官而中間有不舉之弊摘發治罪可也大抵凡事皆不捧行而  
此事尤甚至為可慮○傳于政院曰左相洪彥弼以閑丁御史當  
送與否當問李苞使體察云今速下書以問慶尚道若不遣則他



道在其中矣○丙戌檢詳以左右相意啓曰厚陵事臣等欲考史  
草而更議今適合坐于本府考五禮儀註則去廟之主只祭寒  
食有定禮焉固當一依禮文然更考史草爭傳曰厚陵只祭寒  
食情義未安故議之而國朝世禮若如此則不須考諸史草只  
祭寒食可也○以慶尚右道水使尹俊啓本加德島葉城處彌

發入遣領率軍官李公亨及軍人四十二名同船致敗生存者

只十九人而李公亨與軍人二十三名無去處僉使楊謂不小

等船風雨大洋中系審輕送致令二十三名無去處故移文下

觀察使推考選十九名將問致敗破根因固城官拘留云

于政院曰今身啓本至為駭愕楊謂不小軍船不候風輕發推

於本道似為尋常須罷職而拿來詔撤推之然後南方之人庶

乎感動矣○戊子內醫院提調姜顯及都承旨金明胤啓曰明

日常參朝啓以未寧停之故敢問安傳曰自近日少有感寒今

日則咳嗽漸數常參朝啓早時為之故退行非緊重之證勿問

安姜顯等再啓曰此證似歇然不知厥終且咳嗽頻數服藥何

如傳曰感寒咳嗽頭痛咽不快此證當加減劑藥以入可也

醫真朴世舉洪沆以加川等桑白皮○已丑政院問安傳曰昨

五味子蘇子不授金正氣散劑入



日服藥後他證似歇唯咳嗽不止耳勿問安○左議政洪  
彥弼右議政尹仁鏡問安傳曰近者予雖有感冒之證似不緊  
重故今日欲為常參朝啓而自昨咳嗽不止稍有頭疼證欲調  
治故命退自昨服藥之後證則已歇而唯咳嗽不止此則不緊  
其勿問安彥弼等回啓曰自 上有咳嗽之證久矣前者以謂  
差而還視事故更費焉又以久不視事為未安勉 御朝講此  
證幾之已久須以調乃可永差此證最忌冷物若 御冷物差  
復為難答曰人君接賢士大夫之時宜多而今年則如此故視  
事之日甚稀予心豈為安乎頃者一為朝講何至於感寒乎時  
令不調故易感冒也近當慎冷物而以調保焉○以成世章為  
司諫院獻納○庚寅政院以承文院都提調意啓曰今日提調  
齊會文書出草監校僉議李王乞高賢咨文不錄軍器後日若  
有查考之事則似為脫漏而未安從實略舉而書填移咨何如  
傳曰軍器當並錄矣但著並錄用軍器之事則無乃奏聞乎議  
啓可也○辛卯侍講院啓曰世宗綱目今日已畢宋鑑進講



何如傳曰知道○政院以承文院都提調意啓曰唐入咨若並錄  
軍器則奏聞為當而前日政府六曹議之移咨前後不可各異  
略入移咨何如傳曰如啓○乙未 御夕講特進官任權曰君

臣之間雖以嚴致為主而人主之待大臣則與他人有異焉古  
人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乃以一體言之也近者尹啟輔以首相柳溥亦曾經政丞相繼  
而逝此人等於朝廷雖別無建明之事立朝已久宜有恩禮矣  
前者大臣之率例有別致奠而近則無之政院當為取稟而又  
無息數之事自下似難上達自曹權時為樞  
曹判書知衆情未穩故敢

達且此人等皆年尊位高而連逝於數月之間可謂有災變矣  
幸學為爵獻禮使儒生製述至為美意然此人等今皆未葬而幸學  
無乃過乎 上曰近來大臣相繼而逝予心未安別致奠事政院  
當改稟而時未及察也至於爵獻禮則非汲汲之事也四方儒生今  
適畢會初欲於闕庭製述而大司憲鄭順以為幸學宜當故  
欲為耳侍講官李英賢曰前者搜括御史下送便否當自朝廷處



置而不當問於體察使李今乃下書問之其失事體甚矣 上曰

大臣以為當問於體察使故問之而予意亦以為不可也 傳于政

院曰閣下搜括御史下送便否侍從以為不可問於體察使其言甚

當別遣御史當自朝廷議之備邊司堂上議啓可也 丙申傳于

政院白今宰相連逝幸學似非汲汲但四方儒生皆會京師故欲

於來十日幸學不可進退也還宮時其勿動樂 以閱荃為弘文館

副校理

九月丁酉朔 戊戌禮曹啓曰凡為拜表之時若有雨雪或開

試場此科試于則不得已例於太平館為查對矣然查對必於郊

外重其禮也為此試場而大平館查對似為未安限查對之間

姑停試場何如傳曰如啓 傳于政院曰朴礪事朝見囚徒欲

議于大臣今見其母上言此辭緣并 議之 朴礪母禹氏上言子

官赴京時 遼東伴送等以事相詰以牙子之銀指為礪之所持

奔告于主事 轉探于使沈光彥黃恬誤陷重罪受刑十三次究

闕無際臣女時年七十二歲命在頃刻詳察分辨云夫礪無賴

妾侍之人扶銀之事衆所共知而托為牙子之物忍刑不服物議

憤之自 上又命議于大臣以高別無深意云犯法者不罪其

罪而無有所德則人何所勸戒哉小者如此大者可知識者不



能無憾於  
紀綱之解  
○尸亥憲府啓曰搜括閑丁御史與觀察使便否之議

事非聞外則在朝廷處置無所不可而必收決於在外之一人

此非但有妨於事體後日之弊亦且不無物情甚為未便如此

之事自 上不可不慎思之也且閑丁搜括之議起於慶尚道

新設鎮堡補充軍卒也他道非軍籍之時並為搜括誠非急務

雖使各道觀察使為之必致騷擾今當凶歉飢饉之時民有失

所之弊亦不可不慮請停他道搜括慶尚左道水使金舜臯非

犯非輕見罷未以其授職牒已為未便今授聞外重任至為駭

恠且前為慶尚平安兩道節度使時亦多有人議如此之人決不

可汲汲收叙請速該曹不顧公議冒濫注擬亦為非矣請推答

曰搜括閑丁事前於經筵八月十九日左相洪彥啓曰其道之事當

問於體察使云故即下書而予旋計之如此之事朝廷可以議

慶不須問於體察使也然業已下書故姑欲待之而近又夕講

有論之者故即問于大臣及備邊司則以為業已下書當待而

慶之及見體察使回啓者則監司兵使既已搜括丁堪為軍士

中宗大正... 臣道內閑丁堪為軍士



在豪右之家者時未搜括屬觀察使果能上體朝廷之意盡心  
搜括不為尋常處置則守令亦盡心奉行可以集事而道內無  
使命久滯之弊矣不然則御史雖下來安能戶搜而家括不得  
已而必責之守令與品官則臣恐守令品官欲免罪責苟具文  
致書未詳悉則以為勿遣御史而令其道觀察使搜括也他

道果非如慶尚道之急也然有司會議而為公事不須改也金  
舜臯以二品為三品水使非如陞職例也不須遞之該曹之人故  
擬之不須推也○庚子御畫講○憲府啓前事金舜臯事依允  
餘皆不允○申時艮方雷動電光初更北方電光自二更至三  
更艮方電光○初更木星與土星同度○辛丑遣災傷御史宗  
簿寺僉正吳詳于江原道吏曹佐郎金端于忠清道禮曹正郎  
林亨秀于黃海道○傳于政院曰爵獻禮有散齋致齋與祭無  
異昨日懿惠公主女子天化闕內似為犯洙而爵獻禮為未安  
幸學時令承旨焚香何如議于禮曹以啓○禮曹回啓曰幸學  
而令承旨焚香有前例不得已而幸學則令承旨焚香亦為無  
妨但幸學雖云羨意而今外方儒生武人等皆為此而久留都  
下市價翔貴四方秋務方張而為此久留故今此幸學最議未



洽幸因此故問于大臣而停之何如傳曰然則遣史官議于大  
臣可也臣彥弼議四方粉袍期入秋圍 坐 集京師及聞 聖  
上幸學之教咸欲一拜天顏仰瞻觀聽少展草野懷抱其所  
望者重矣不可中止以沮多士之志但躬謁 先聖禮之盛者  
不宜苟簡公主兒息雖在襁褓亦連枝葉而幸學之禮近在數  
日之內據禮揆情似為未安且令承旨焚香古禮有無終未可知  
亦似苟簡臣之愚意依初 上教儒生等聚明政殿庭殿坐試取  
以慰多士之望何如臣仁鏡議同○壬寅遣工曹判書鄭士龍刑曹  
然判李麟壽如京師賀冬至節○以左右相議下于政院曰初欲  
為庭試而累為變易似為不可然左相議以為今若不為則四  
方粉袍必有缺望云故從其所言而初九日明政殿殿坐而為  
庭試可也若幸學則外方儒生希望取人而必有留京者矣若  
為庭試則其行止惟意之從矣且左相議以為使承旨焚香古  
禮有無終未可知亦似苟簡云此似為新例而然也考儀禮  
則爵獻禮有致齋散齋而幸學則自上只行拜禮而令承旨焚



香故議之耳史官無乃不分明言之耶招政府郎官而言于左  
右相○傳于政院曰昨日史官收議時幸學而止令承旨焚香  
事無乃不詳問耶問之以啓政院以史官鄭宗言回啓曰昨日  
令承旨焚香自 上退而坐明倫堂等事收議而左相私論曰  
令承旨焚香雖有前例而傳於後世則似為苟簡云而如有  
議傳曰知道○憲府啓幸學乃帝王盛事以廢不舉僅聞於今  
孰不顯仰今以懿惠公主兒息化逝近於犯涿議停羨舉化兒  
雖在闕內若非親臨之處則似不關於 聖體而况在闕外豈  
可以人物相通為嫌而強停盛舉乎况兒逝已經六七日則  
尤不可以為忌也若遣承旨焚香事甚不合事體既幸學宮則  
不可不親為之也請勿停幸學答曰昨昨聞公主女子之死予  
意亦以為非如闕內之事也故未即議于禮曹矣昨觀儀注則  
爵獻禮有敬齋致齋而禮同祭祀聞至親之死而默然行祭則非  
徒心甚未安不無後議故即議于禮曹而回啓曰儒生以留京  
師其弊不貲今茲幸學皆以為未便請問于大臣故即議于



大臣而欲為廷試矣予意雖未行爵獻禮幸學則豈欲傳之但  
議論不一故號令亦不一而事甚不定依大臣禮曹等議可也  
但大臣議曰遣承旨焚香似為苟且而臺官亦以為承旨焚香  
甚不合云令承旨焚香而自上只行拜禮此乃常行之禮非所  
新議之事也○傳于政院曰五禮儀以文宣王視學則致齋一  
日散齋二日幸學則齋儀無之而只為焚香故幸學而欲令承  
旨焚香自上退立答下只行拜禮而或以為事甚苟且或以為  
不合似以為新例而啓之詳考前例書啓事言于禮曹○憲府  
再啓臣等伏見傳教號令不一幸學雖欲為之事甚不定云大  
抵帝王舉措不可執一為之審其輕重酌其可否要於其當堅  
定不搖也今以不關之忌廢莫盛之舉有違尊師重道之義至  
為未便請勿停幸學親行爵獻之禮答曰前日夕講時禮判任權  
以為大臣尹設輔柳溥未出菜而幸學未便爵獻禮不可為也其言  
果然但四方儒生全集之時故不從矣昨觀禮曹所啓則以為  
今茲幸學眾未洽然請議大臣而傳之及觀大臣之議則或曰



據禮揆情似為未安或曰犯涿未久韋學未安廷議如是而更  
議以煩號令不一矣爵獻禮則後當為之今則庭試可也○癸

外以議政府堂上左議世昌左參贊權擄右參贊許磁及兵曹

堂上判書丁玉身參判議大典成籍備京外軍丁每六期成籍

行固當趁時改籍但欲軍籍得其實則不得已先整戶口且八

尚全編兩道鎮廢軍卒不充防禦虛踈搜括開丁以充其額恐

如停何下于政院曰依議得可也前日憲府城上所處已言之矣

依此施行之意招憲府言之○日暈○甲辰以平安首兵使李升啓

本溫火衛彼人朴也郎可等進告岐州律彼人王沙乙度可者

多般紫止而殺牛饋餉則沙乙度可者許給蒙占踏印書契故

賈來云其書契并上送而書契辭緣未得解見也此近占所無

之事若胡人更來則何以各說○往山赤下欲冒居下于政院

曰此公事速下備邊司而蒙古書契速為翻譯而入啓可也且

凡為上國之事及事變之奇不計國忌而可入啓矣○傳于政

院曰明日庭試時京外儒生想必衆多若入殿庭而後名紙踏  
印分給則似為擾亂預為踏印事政院其議之政院回啓曰殿



試時名紙預為踏印而今則庭試製述之文不知其大小矣名  
 紙預為踏印似難且有三印明日雖踏之不窘傳曰儒生入庭  
 後名紙亦可踏印而前日見之則其授受之際甚為擾亂各以  
 一張預為踏印以給○憲府啓曰大護軍金舜昇非徒奉使無  
 狀物情憤鬱前為蕃浦僉使大夫邊將之威見侮倭奴當船隻  
 尺量時倭奴悉抽劔追逐倉黃失措或逃隱交倚之底或走  
 匿軍卒胯下畏劫之狀南人至今傳笑且為平安兵使時適探  
 虜地軍機大事初不親往欺誣啓達又從而誇張跋涉之勞銜  
 其功能其辱國罔上莫此為甚如此之人只適其職甚不快於  
 物情請罷其職以懲其餘答曰金舜昇雖有所失皆已以之事  
 軍職亦非準職不允○以知中樞府事李彥迪辭狀臣八月十日  
 書狀以臣為世子左副廣容世子時方數開書筵所速乘朝  
 上來臣承命震慄靡所自容伏念臣以庸劣濫被眷寵數月之間  
 至於再降召命感激愚衷未克趨朝而老母又年迫八十宿疾轉  
 劇風眩喘急發作無時精神昏憤言語錯謬奄奄氣息朝不保  
 暮遠離從宦情所不忍披瀝情愫懇謝恩命獲蒙 聖慈優容  
 曲賜矜從溫諭丁寧又有捕外之教使臣得遂終養之願奉戴綸  
 音感激涕泣不能自已今忽不意又有召旨以東宮講學之勤



使勿遲稽 睿睿殊隆至於此極者循難堪固知及措臣竊念方  
今世子學問高州德業日就仁孝之聞洽於朝野生民宗社之  
福實係於此此之時特召臣於千里以勸講之職臣雖學術  
自養無以報稱盡願一辭講席展竭愚衷庶幾得補萬一於緝熙  
之學第緣母病沉綿一請得庭復陳情懇求命而下固辭不就於義  
亦甚不安庶得馳上求而臣久病之餘身氣虛弱未得蘇復道路勞傷風邪乘  
之軍威來到傷寒證得發頭目眩痛心胃煩悶寒熱交作食飲  
不下累日治癒日以困悴差復無期在道淹滯久稽趨詣孤  
不遇之隆難逃遺慢之誅伏惟 殿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府  
察葵藿之誠持垂生成之恩許臣解官治疾使得保全危喘臣  
不勝萬幸身滯南涯心馳北闕無任瞻天望聖惶懼殫越之至

下于政院曰承召而中路辭狀卿之辭狀雖為懇切當為調

保而上來事下書諭之○以判中樞府事宋欽上疏下于政院

曰見此疏則其為遠慮至當我國之人常有輕敵之心矣西北

南方如有邊釁則下人之意皆以為必克而如備邊司又為邊

將者亦皆易言而無戒懼之意審其倉卒之幾而恒慮用兵之

難者予未知也今方拒絕倭奴西方亦有聲息有遠慮者所

當預先措置之時也如有唐船倭船來犯邊境則雖於海中相

遇而亦以賊船捕捉事下諭各道其疏曰臣年八十有六精神

氣力日就衰耗無意於人世久矣然尚有葵藿之忱故不忍



默默竊謂為國之道固非一端其大要則不過曰內修外攘而已內修之道朝廷固已行之若外攘之策則或有未盡修舉焉臣請陳一得之慮國家昇平日以軍政解弛為邊將者狃於尋常徒有虛名而無遠慮其於防禦之事恬不致意脫有不虞之警將何以禦之臣每念及此未嘗不太息今聞邊將屢見挫於唐船果如臣之所料請以臣之所聞及平日所料者獻焉彼稱唐船者雖曰漂流失路而要皆有心於寇劫者也若無心於寇劫則何以多備火炮而動輒傷人乎若真漂流之人則何以無乞憐之意而有恐動之言乎且聞其船堅緻異常四面皆以板為屋又其中寬濶可容百餘人其他器械無一不整故所向無敵戰則必勝我國則異於是沿邊要害之地別無戰艦之備雖多有公私船隻而率皆狹隘四面皆虛無有蔽障且火炮年久藥力無效視彼唐人之砲真兒戲耳其他器械亦皆殘弊而不鍊其遇敵必敗勢之使然也古人云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我國之器械如此則何以能振士氣乎器械之中戰艦為尤重若



無戰艦之可乘則雖有良將精卒將何以禦敵乎為今之計必  
海列邑酌其殘盛分定戰艦之數使之督造造船之時必須用  
板為障一如唐人之船可矣戰艦已備則軍卒皆有恃以為  
安又多備火砲弓箭槍劍等物歲鍛而月鍊之則雖遇賊船吾  
何畏彼哉所謂有備無患者此也然徒有器械而將帥未得其  
人則亦何以能禦乎故得人為上器械次之得人則器械自爾  
整矣若未得人則雖有器械亦為無用之物矣臣請繼自今兵  
水使沿邊守令萬戶等皆擇其才德堪為軍帥者而任之則恩  
威並行士卒用命無不一當百矣其擇人之方臣亦料之矣使  
大臣及諸大夫各舉所知其所舉得人則賞之不得其人則罰之  
著為法令行此之令信如四時則必無謬舉之弊矣臣之所謂  
得人為上者此也然各鎮各浦軍卒不精其來已久乘船則畏  
劫而不能執弓者十居八九間或有能射者而貧不能備弓卒  
空手立番者有之逢迎鎮將之意而故不入番以納其直者亦  
有之軍卒之不精一至於此故近日為邊守者驟聞敵船之至



計無所出盡搜閑良之類使之助防則其類亦不閑軍旅不慣舟楫當邊將遇敵之時亦皆畏劫無有攘臂而助射軍卒之不精於此可驗矣故擇將為上而選卒又次之欲選其卒為將者當以身之壯弱射之能否為取捨使不至於相混則可矣但能射者非獨軍士及閑良而已公私賤及閑雜人中亦多有之若所在守令不用私情精擇置簿俾免雜役則可備倉卒之用矣臣之所陳非專為稱唐船者設也泛論備邊之事耳若曰備邊之策非所用於漂流之船則非為國遠慮者也臣又有一慮焉我國之邊將遇一敵船猶狼狽而不敢抗萬一島倭掃境內之船分道入寇則又將何以能支乎臣竊聞國朝不接對馬之倭永絕和親彼倭不無怨望故為此慮焉幸以臣之一得之慮不以為老耄而試之則於外攘之方不為無少補焉

○日暈○乙巳

上御明政殿試儒生○政院啓曰世子宜

坐東階而今坐西階未安敢啓傳曰可坐東階而地勢難於出入故使坐西階爾○政院啓曰有儒一人入門時為所踐踏云



上曰宜即出外而另加救療俄而入啓曰其儒已死而出外云

上曰其儒姓名及其父名與所居詳啓死者幼學李儀傷者傳

曰儒生入門時不徐緩詳察以入入門官推考○傳于政院曰

平安兵使書狀及蒙古書契今備邊司堂上之來此者與宰相

等出題從容問之可也如此邊事兵曹備邊司難獨處置故

使之議耳左右相暨兵曹堂上丁玉亨申瑛議曰臣等見此書

狀及書契雖為翻譯我國之人未有能解者其翻譯亦不可信

也彼人呀告何知其虛實似為要賞之計今當答彼人曰汝之

呀告似難盡信不敢遽達朝廷云而其所以進告俾使盡言而勿

拒唯益固我邊鄙之事行移何如且蒙古書幹目河千戶之印

倒踏似是中原之所為也傳曰知道此書狀下于該曹○以平

安兵使李光弼啓本今九月初一日役入進告于惠山欲作賊于

水上下以報其怨請兵三千餘名聚軍之際頭頭彼人等曰

他衛時方作賊為計汝事姓停云而多般禁止故王沙乙同可

以蒙古踏印書契與我日持納滿浦轉達朝廷使我許居惠山  
之地則免謀不作云彼人等不多日內再賣書契以來反覆巧  
詐語及於惠山等事兇謀可知  
作謀之事亦不可不信也  
下于政院曰李光弼書狀啓本連



日來到兵曹備邊司政丞處會議之其令備邊司為公事洪彦弼等議啓曰數日之內胡人書啓再度來報必有釁隙甚為可慮臣等皆未諳彼人情偽當與武臣之能備審彼土部落者商議以啓此書啓為翻譯後可以詳見傳干政院曰此書印迹與昨日書啓同耶示于解篆文宰臣回啓曰熹微故不得分明見之然考其分明之畫則與昨日印跡似為相同而亦為倒踏○題擬宋富弼請待羣臣勿以異同為喜怒表以試傳曰居首幼學朴虎許直赴殿試進士李之行幼學柳世茂許直赴會試生負朴蘭榮尹興義幼學鄭或進士權信許曄生負梁應鼎給一分申時 上還宮○憲府啓金舜臯事下兒○丙午遣災傷御史兵曹正郎李士弼于京畿○憲府啓金舜臯事又啓昨日庭試時儒生之數至於五六千則株廣濶之地勢不能容政院所當啓開明政門而竟不為之且光政門之開亦不趁早使許多儒生慮未及入駢闐於狹窄之地爭先以入自相踐踏或致死或致傷至為非矣色承旨許伯琦請推答曰金舜臯不見色承旨事



如啓○丁未憲府啓金舜臯事不允○黃海道觀察使趙日書

狀曰九月初八日殷栗縣監李公牒呈初六日午時縣內席島

遼東居稱名人十五名風席板葉等合結漂到率來于官推問

則唐人崔吾乙古者稍解我國之言供稱遼東吾叱古里島居

生與鹿島居船主池月等以捉魚事九月初二日裁船初三日

北風大起船遂致財人多溺死十五人等以葉風席執持合結

漂到于此右人等唐人明白故漂到根因馳啓下于政院曰今

此唐人其於冬至鄭士龍之行未及入送耶解送文書未及

磨鍊則不得已別定押解官以送矣然則其間豈無其弊唐人等

急速推閱事黃海道觀察使處下旨諭之而此意並言于禮曹

○遣左副承旨羅淑賜別祭于率領議政尹殷輔史臣曰雖無

建事之功有無之隣而明詳更事蓋亦老成之相方其疾革之

時無終始眷待而遣官賜祭特亦有司循例稟行而已○戊申

傳于政院曰黃海道漂流唐人推問通事金山今日下去矣若

只推問而來則不可也急速推閱啓聞而率唐人等仍留於赴



京路傍以待押能通事下去而交付事言之且冬三至使等處押  
去唐人之意下書預諭之○政院以備邊司堂上洪彥弼尹仁

丁王亨曹潤孫意啓曰體察使李啓本加德島鎮堡城基親審

尹熙平為孟善啓處軍事抄發移定多大浦軍土加給而使差出釜山浦軍

或才足正兵二隊除上番留防東萊縣後物輸轉而受

擊近邑輪轉祛弊而其簡眷限蘇復勿令率去泗川軍官勿差

遣加德天城鎮水婢定給赤梁城內無水有泉處移排梁山昆

陽守令以有武當為回啓而鎮堡沿革奴婢抄給番上軍除出

等事至為重大不能獨議政府六卿知邊事堂上等或會于闕

庭或會于政府而議之何如傳曰後日政府合坐時會議可也

○御畫講參贊官宋世行臨文曰六五云發乎交如威如吉人

君執柔守中以孚信接於心則下亦盡其誠信以事其上上下

孚信相文也故君臣之際孚信為貴君臣比之於乾坤乾無獨

成之理又比之於雲從龍龍不得雲無以神其靈君與臣相交

以信則其國治矣君臣各盡其誠言聽計從則可矣人臣或補  
養君德或政事間之事晝夜以思而於雷霆之下不能盡其辭  
說孰不以公心而啓之哉且專尚柔順則下人緩慢故人君當



以仁明武并用可也中庸曰寬裕有容又曰發剛強毅威不可無也然人君尚威則近於嚴厲故司馬光上疏於仁宗曰人至大德有三仁明武三者而已武者奸不能惑邪不能移也三者無備則而國治無二則而國衰三者皆無則而國亡矣今者自上仁則聖矣而明則最可省察處不省於此則其於君子小人邪正是非之間有所蔽矣且該司所啓士大夫推考公事例為自 上棄之此雖待士之道而第以有罪者皆蒙 上恩此乃

紀綱解弛之漸若有罪者則以其罪之可也此雖末節然而祖宗朝宰相朝官有罪則以置散地今則士大夫未聞有被罪者此專尚柔順之弊與三者皆無則亡者似矣 上曰小小推

考之事不可一切依律酌其輕重而罪之可也世珩曰賞罰失中

之意自館中常有議也頃者蛇梁倭變之時主將不被罪慶尚右道

水使而固城縣令奉貴及萬戶赤梁萬戶等在處與蛇梁相距

甚遠而充軍雖以 上恩而免見以赦事體甚為顛倒主將爵位已高之人故人皆掩護而如萬戶之輩孤單被罪此皆賞罰不



中之失也。上曰：罪同而罰異甚為不當。其時主將有他議，故如此也。實為罪同，則罰亦同可也。世珩曰：閑丁搜括，今方為之。若搜出而本邑絕戶，及奉足不滿處充定，則民蒙其澤矣。別出為赴防軍士，則軍額雖多實則虛踈，其弊尤甚。臣於鄉村聞之，閑丁多在處，或本軍數少，云有司之為公事時未可知也。如谷城殘邑，則今月上番而來，月亦為上番，不勝艱苦，皆為逃散。如此等邑，相為推移以充其額，則殘弊得以蘇復，而軍額亦充實矣。○傳于政院曰：大抵事大之事不可苟簡，一為苟簡則後必籍此而為例子，心甚未安。而前因試場為查對於太平館而論者，非之。此言至當。若下雨則例於大平館為查對，故試官亦以此啓之。予意以為雖下雨而慕華館內可為查對。今後事大之事不可苟簡之意，言于禮曹。○憲府啓金舜臬事不見。○已酉政院啓曰：殿試時動樂與否，禮曹取稟自。上以不入妓樂鼓吹則陳而不作教之臣等之意，以為人君出入鼓吹似不當廢也。前例大臣及宗親至親，率而日月若不多則果或權廢，若已



久則凡為舉動鼓吹不可廢也甲午九月十一日張順孫相首卒

而二十日宗親進宴今之舉動豈宜苟且依前例動樂何如傳

曰威儀禮樂之事啓意至當但動樂與否無初恒例業已傳教

勿為似常○巡邊體察使李苞復命傳于政院曰李苞復命其

聞見之事必有所言今可引見但明日有朝講使之入參可也

○憲府啓金舜臯事不見○庚戌御朝講知事李苞曰臣往

見加德島則水草有餘又多石可易築城也但加德近處倭不

得來泊則必泊於烟花欲知等島故其間防禦最緊宜於釜山

浦等處增加土兵也左道水營若移設於多大浦則形勢不當

右浦亦但在於賊路初境釜山浦往來之倭皆由於此主將不

可不知事勢甚難東萊本殘邑而奴婢不足各司奴婢抄出加

給俾令蘇復為當前者蘇川不挈家而東萊則挈家限蘇復東

萊亦令勿挈家為便梁山昆陽前為內地今則梁山為東萊傍

郡昆陽近於烟花等島防禦俱最緊因其守令適時或差知武

事文臣或武臣可也前則倭奴歸順故防禦不緊自蛇梁生變



之後僉使萬戶等始為措置論其大槩則兵水使不可不擇差  
且赤梁城中無井泉常汲於七八里之外水使尹俊欲移鎮有  
水處而無朝廷之令故未敢也若許移則役以闕軍別無弊事  
也水營可移於海雲浦而但於無事之時不宜遽移徐以便宜  
移設似可且左道則難於作賊故防禦似歇右道乃直來要衝  
之路防禦尤緊當更加措置也薺浦熊川軍多皆在減省而倭  
人接待亦於釜山浦則薺浦僉使不須以堂上為之也但朝廷  
徐宜處置也 上曰此等事已命會議闕庭爾宋欽之疏亦曰  
擇將鍊卒為上云若以擇將鍊卒為尋常而不之察則誤矣執  
義韓崱啓金舜臯事不允崱又曰慶尚道風災太甚云慶尚道  
權應昌書狀云八月十九日長善縣東風大作翌日大雨又作  
益加亂吹屋瓦飛落大木或折或仆禾穀損傷或拔根葉八月  
二十一日慶州府東北風大作境內禾穀半致損傷  
至翌日金海府大風辰作早穀零落晚穀損傷云 減租等事  
不可不念 殿下即位四十年憂勤則至矣而災變不息變不  
虛生必有所召自 上須如桑林六責反躬省愆節用愛民乃  
可苟不節儉則府庫虛踈人民困窮故節儉最當時內用無窮  
府庫已竭引



不約之弊及四方上曰災變不止而風災亦甚更加着察可也領事

尹仁鏡曰風災甚大禾穀損傷政府亦欲議之 上謂李芭曰

前月聞慶尚道倭船見形云而後無聲聞此烟花欲知島往來

船耶李芭曰此必採漁者故不具其去爾然頻數見形則邊將

必為用心而防禦矣○傳于政院曰執義所啓風災各邑減租

事十八日關庭會議時並議以啓○憲府啓金堯臯事不允○諫院啓當時關內舉動政

院之所專掌頃者庭試時儒生之數多至五六十則政院所當

待其時刻即開內外門令四館次次整齊以入儒生可也乃於

昧爽始開光政門使儒生填塞於狹窄之地至有踏死傷於禁

庭事甚駭愕至於試官宗宰渾填紛擾咸失威儀殿內排設亦

莫不失時顛倒此皆政院慢忽不職之致色承旨許伯請遼都

承旨金明請准答曰政院之失但不能催促開門而已內官司

鑰曾已命罷承旨等行公推考而勿違可也○辛亥五更三點

上御仁政殿以仁明武三字為策問一道宋世珩所製云試儒生還入大內

日出時韋慕華館試武士取忠義衛洪致武等二十四人上



望見路邊有人持物而跪者詳問曰彼何為者耶政院啓曰門

外百姓欲進上而來也或持生栗霜挑鮒魚生傳曰非如郊外

而敢言進上者是不過希賞耳其令退去○憲府啓金舜臯事

不允○諫院啓請推政院事不允○壬子諫院啓請推政院事

不允○憲府啓金舜臯事不允○癸丑諫院啓政院事依允○

文科殿試取生負權容等二十三人○甲寅聽啓覆○以平

安道大同生陽館軍吳英等上言各驛館設立之初鄉吏及元

吏元驛子表發蘇復間以騎正兵為並雜其來已久中問鄉

連兵而永定館軍馬價催備仍致家產蕩盡况大同道則上國

夜飛騰怒三月前驅迫長程無日不往子孫孫貽與無窮天

般軍士至今六十三年仍定苦役未蒙天恩臣等無辜籲天

懷冤莫甚如今大明之時寬限下于政院曰此上言下該曹則

可以分揀矣然今適議政府兵曹堂上等會議于賓廳其並議

啓○政院以禮曹堂上意啓曰殷栗漂到唐人狄成等令通事

金山海押領往于義州以待解送咨文賫去通事金應交付後

上來事下書何如禮曹若其留待傳曰如啓○議政府及禮曹



兵曹二曹備邊司堂上有匠人各司提調等以巡邊體察使李

芑其一大浦軍士加給使差丁事其二釜山

差遣事其五加德天城鎮女婢定給事其六赤梁城內無水有

浦水營移排形勢不當海雲浦移排則城子狹窄未可即移隨

後浦烏浦宜革事其十金海赤梁五浦知世浦強助項所非浦

安骨浦皆防緊軍馬不可抄出事其十一固城加肯梁亦當其

要仍舊事議得單字入啓洪彥弼尹仁鏡權撥金麟孫丁玉亨

柳仁淑禹孟善任權許磁申光漢林百齡申瑛安玪具壽聘議

加德島既設鎮堡備禦防護規畫條具等事當依啓本施行但

拈出南兵貢衛王宮其來久矣不可多除只將一旅留防梁山

昆陽今還相換迎來送往極為騷擾隨後為之何如熙平獨議

曰谷革重事不可輕變仍舊施行最合事宜但赤梁城內無水

泉移排似可○政府禮曹兵曹工曹等堂上及有匠人各司提

調等以甲士徐崇禮等上言議得單字入啓洪彥弼尹仁鏡尹

仁李芑成世昌權撥金麟孫丁玉亨柳仁淑鄭順朋任權許磁



黃憲林百齡南世健沈連源申瑛崔輔漢金銘鄭世虎金益壽

安珙具壽聃議甲士徐崇禮等所訴果為冤憫但正人及冰夫

有關勿拘軍士保率充定載在法典不宜輕改如父子則情理

迫切令該司斟酌分揀今若更立新條則與舊典相妨恐開紛

擾之端○傳于大臣等曰觀中原之奇押解官李和宗書狀九

之大同地方有一被擄走回人來云小皇子稱名健子聚兵百

萬侵擾山西無時馳入帝京作耗設計事朝廷雖不信聽調發

遼東廣寧等處九千兵馬令遼東副總管郝永思游擊

將軍郭都等領率入山海關今在大同等處待變云至可憂也

中原有難之時譯官尤當勸勵也如李和宗者有幾人乎我國

有大事則每遣和宗前者得請者亦已多矣今次唐人李章交

割湯站無前例甚難而易得請於遼東大人和宗以李章交

東都司掌印大人王松曰凡走回人及漂流人口并直付都司

乃前例也何以欲湯站交訓如有逃竊之處則試而辨來可也

鎖項鎖足亦可也和宗曰我國至誠事大凡賜上國漂流及走

回人民則飲食成禮待之何敢放而辨之亦何敢鎖項鎖足護

送軍馬無名而亦不敢過江以來如有人稀草莽間勝有逃前

之弊則事體未便理宜湯站交割轉送都司為便王松曰無前

會之議事會議處之翌日王松言於和宗曰今日與大人御史等

司無轉妨都禁耕事亦由請而更禁和宗告于都司曰夾江冒耕

處未見禁革未知何意王松

禁耕事亦由請而更禁

禁耕事亦由請而更禁

禁耕事亦由請而更禁

禁耕事亦由請而更禁

禁耕事亦由請而更禁

禁耕事亦由請而更禁

禁耕事亦由請而更禁

禁耕事亦由請而更禁

禁耕事亦由請而更禁

禁耕事亦由請而更禁



曰前日差經歷楊揆一看審禁地則九日耕也其冒耕之人今

方因推矣和宗曰前者都司大人相繼痛禁或曉房台或伐禾

穀其冒耕之人并充軍定役立石為標以示大禁而頑民尚不

畏法更冒起耕其為用心至為頑暴願大人依前痛治王松曰

雖有冒法耕種今年則秋成已熟不得已使其民何年無秋成

曰然則夾江冒耕終不可禁也何時無冒耕之人何年無秋成

之熟王松曰我不敢獨擅亦當會議處之翌日王松言於和宗

曰今日與大人御史等會議夾江冒耕禾穀不可使冒耕之人

倉事合議已定汝去知悉啓達云况年老譯官也無乃特加

為勸獎乎雖三醫司古不無二品資者也今中原之事似將有

難其議于譯司提調尹仁鏡沈連使譯語吏文勿以為尋常更

加勸勉洪彥弼等回啓曰李和宗乃雜類之人同是三醫司而

醫官為二品者則臣等見之矣譯官之為二品古例有無未可

知也但和宗雖以譯官論之近無如此之人累次往來遼東不

無其功朝廷亦以為難得至如加資事自下擅便為難請自

上裁傳曰李和宗出入中原頗有功勞故議其特加但譯官二品

若無古例則不必苟且為之○彥弼等以平安道館軍吳英

等上言議啓曰觀其上言辭緣則果為冤憫但赴京使臣絡

繹不絕中原若有事則報變亦為重難既已成習而累年立



役之人今若遽改則一路之事恐至甚難雖其辭緣如此慎不

可開端搖動請令該司防啓何如傳曰如啓彥弼以慶尚道風

災處減租事議啓曰但今不知某邑遇其風災也臣曰風災損穀至於飛瓦可

謂大異矣權應昌啓本已詳而以爲不知某邑遇其風災傷御

史源近必上來本道災傷啓本亦應上來當待而議之今不可

徑議傳曰風災處三邑慶州金海長鬐前已啓下矣然待災傷啓本上

來後更議似當○乙卯吏曹判書申光漢參判慎居寬入政廳

申光漢顧謂左右曰李彥迪頃者寄書於余願乞小縣彥迪有

老親其意則切矣朝廷不欲出之於外奈何慎居寬曰亦曾寄

書於吾以為大處則病重之人難以莅之願乞小邑而朝意如

是此人進退實為狼狽○以崔演為承政院同副承旨○丙辰

御夕講○傳于政院曰今夕講丁玉亨南世健等啓曰南方軍

資乏米米租相雜當議改之云承旨等亦皆聞之後日政府合

坐時會議事招政府郎官言之○丁巳傳于政院曰通事李和

宗回自遼東凡所聞見皆可問也但其書狀所言陝西人被擄



逃還而言曰小皇子領兵百萬將不意直趨帝都云凡常時所  
聞於人其人可取實者有不可取實者此等語聞於何人歟  
書於文字上耶其細問焉且東八站湯站等處人民或三百餘  
或二百餘人口為獐子所擄而揔兵官捕獲獐子七十餘名云  
其言是耶若捕七十名則其相戰之時唐官將帥死傷者亦幾  
人耶並問以啓政院回啓曰和宗之對以為小皇子事湯站指  
揮及一路千戶百戶等皆言曰有小皇子稱名獐子聚兵百萬  
欲於不意馳入帝京作耗為計已定事被擄走回人來報朝廷  
朝廷雖不信聽然調發廣寧等處精兵九千使遼東副揔管  
郝承恩及游擊將軍郭都率領自七月發軍常在大同等處待變  
云而不見其文書也且獐子三千騎屯聚新安近處一路人民  
盡數逃避登山男女并二百餘口被擄而去云都揔兵官趙國  
忠領兵三千到新安防戍云而獐子七十餘名被捉事及唐將  
死傷與否俱未聞也云傳曰知道○以林億齡為司諫院大司諫  
李士弼為司憲府持平○庚申唱文武榜于仁政殿庭○憲府啓



曰文武科放榜時新及第紅牌吏曹誤書次第政院所當詳察  
安印而百官班齊後始知其誤塗擦改書事甚顛倒色承旨  
崔演請推侍講院養望重地司書南宮忱未洽物情請逆訓鍊  
院習讀官李墀前日赴京回還時下人濫馱使書狀搜出付火  
而此人中間用術先來通事物貨以為無主而潛偷入已以空  
籠換燒貪謫無狀請削去仕版答曰承旨事如啓李墀事若為  
果然則至為無狀如啓南宮忱前雖被論前為正言豈不可為  
司書小兒辛酉憲府啓南宮忱事又啓曰交河縣監薛臣  
豪貪汚虐民闔境嗷嗷至於出入人罪唯視賄賂不可一日在  
職請罷內資寺婢巨勿里等與內需司奴興守符同以甘露寺  
奴婢漏落陳告辛酉年續案見付後庚午年還推本衙門內資  
寺奴婢續案施行甲戌年正案內亦以內資寺奴婢仍舊載錄  
二十年餘立役于本寺而庚子年甘露寺漏落奴婢隱然成冊  
上送內需寺因此橫奪役使至為猥濫故其時官吏府方推考此  
奴婢等請還屬本司續案改正答曰南宮忱薛臣豪後啓興守



奴婢陳告事則已令勿用矣但開城府於推刷時諛察以為甘

露寺奴婢云此則見出可以察見而彼與守初以巨勿里為甘

露寺奴婢陳告時以其祖系為何如而然耶其意不曾見著奴

婢細鎖之事不可奉承傳其以臺官啓意言于掌隸院詳細推

之事為公事啓下○壬戌以刑曹啓目傳于政院曰觀此金延

壽公事交通唐人事別無違端而已受刑三次然猶訊乎其可止此

而已乎招政府即官問于大臣以啓加德島築城使方好義

竣事復命仍以單子臣初到熊川加德島四面賊路初程沒

等處遍歷親審凡應敵形勢設險防備等事及所聞所見并開

錄于左一加德島四面周迴水路六十里北邊羊腸串下端至

未串枝陸路二十五甲廣或五里或十里或一里山勢周遭瀾谷

峻險草木茂盛東南面則石崖如削賊船依泊處羊腸串瀾浦

水落浦大項其中關防最緊瀾浦水落浦石築遮路功役不

多故兵水使同議秋收後以當兩鎮水軍隨宜造築事議定

一築城軍等秋收築役一迫欲夜則拾石畫則築城故從民願晝夜

通役期限內畢築役一迫欲夜則拾石畫則築城故從民願晝夜



東萊五里西距金山浦十五里率東萊軍卒救金山及多大浦又令梁山蔚山左兵營繼援于後一右道形勢加德島兩鎮

在左道喉右之地安骨浦救援金海昌原右兵營繼援于浦後巨濟

羅浦與加德天城互相救援金海昌原右兵營繼援于浦後巨濟

島嶼最多水使與彌助項金使預定制西南晉州昆陽如川河東

固城鎮海繼援于後如此節目預定防備則不但倭如川河東

所警懼沿海居民海桑生業永為無患一左道金山浦接待倭

如緊重之地僉使須應得宜撫禦軍卒恩威并行然後軍卒亦

蘇復至於倭人卜物輸轉之時無猥之弊所關非輕有威望

堂上官擇差接待倭人言語酬答不失其宜鎮服其心使無驕

縱何如一倭館過半類地於倭使所見事體埋沒隨便改送館

外高塘深塹拒柴水場倍前措置以防出入早晚諸酋使送館

待則館舍狹窄若使露處必懷怨憤隨便加築何如一京鄉通

事等潛引京商接於倭館近處居民之家乘隙潛窺所買負重

物貨輪轉之價與倭人分用托以倭物至重故情同骨肉不其

其苦倭館近處居民等牙保與取之利至重故情同骨肉不其

啓曰臣往彼地備觀形勢以為平時若能如此則防禦不至虛疎



加德島既設鎮而護守不如是恐有後悔故隨所聞所見而  
啓聞如左且進獻加德島圖形而啓曰右道熊川等各鎮及左  
道多大等浦與對馬島相對聞對馬島形勢於古老人其長至  
於五日程其廣半日程彼倭叢自陶沙只島經木島甥妹嶼  
抵于加德木島有井泉且可藏船故必休憩于此過前  
山浦迤邐而入于薺浦庚午之變倭奴密藏兵船於加  
德不意分擊薺浦釜山多大永登而還今繁加德無  
藏船處故於港口投石高與海等因於其上樹木為  
柵其內可藏船萬餘隻也自加德至熊川如漢江  
者三矣傳曰啓意知道政府合坐時與兵曹備邊司同  
議以啓○癸亥 御夕講侍講官金天宇臨文曰以將帥事  
論之兵戎間對敵之事不得已臨機應變固不可預  
度亦不可遙制頃者邊將所為之事皆自朝廷下書  
伸縮操縱皆在朝廷美則美矣但恐臨機或致有誤也  
漂流唐船之時朝廷以邊將待以軍威為罪使之



誘降又其退去時復令慎勿驕射期在生擒故彼唐人至於用  
砲殺人而邊將不敢措手此則非緊重之事如今新絕倭奴必  
有邊患邊將若事事皆稟朝廷而待其處置恐致大誤軍機也  
上曰邊將若不能自為方略而皆待朝廷處置則事誤矣如唐  
船之事非若犯邊而輕加接戰則恐至殺害上國之人故不得已  
自朝廷處置矣特進官任權曰凡事規模固當內外相維至於  
軍機之事必須邊將臨機處置安可從中造制對馬島已拒絕  
邊將固不當許接如大小二殿及日本諸使不在拒絕之類若  
來泊于浦所則邊將不得不稟朝廷而處之 上曰已拒絕之  
事不必取稟然今乃事之始端或不能知拒絕之由而來問則  
說其始末以送似可故子意云爾今則雖有出來者即當還送  
也任權曰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當以禮  
相遇古之人君之遣使臣也遣之有詩勞亦有詩至於遣戍也  
軍卒家室之情必慇懃慰撫形之歌詞誠美事也當今如小小  
使命則固不可一切宴勞若奉大事竣事而還者得非為迎勞



之事可乎禮遇臣下等事自下不敢啓達矣若設於 聖情而為之則下情自然感激矣而近來使臣之禮似為欠矣 上曰監司兵水使宴饗等事例也近果災變連仍不得已如倭野人接待及赴京使臣外有災變之時難以如常故廢不舉行若無災變時果當舉行矣天宇曰近來朝廷上下頓無禮讓雖有言及於禮讓甚者恠之禮俗安在以頃日庭試事觀之儒生爭門而入自相蹈籍或死或傷此古所未聞古者儒生大酺時其數豈不多乎而猶能察禮不至錯亂今乃至是彼儒生若於平時能知禮之為重則何至於是乎大抵禮讓之事士大夫先之而後下人效焉今夫在人世而能知學問者為儒人亦以有識待之居一鄉則一鄉效之今則至於學宮之儒亦不見有禮讓之習臣竊憂焉任權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而今則廉恥安在惟利是求臣甚憂之古者文臣豈無老親然專不求守令今則不顧廉恥忘慙奔兢何有如此之事乎 祖宗之法文官未經守令者不給四品以上加蓋以文官憚於外任故然也若近來則



不為守令者為可貴以是而觀亦可見人心貪利之一端也須  
自朝廷崇尚四維而後可矯而自 上不見崇禮讓之意如何  
可變也 上曰禮義庶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上下之分亦隨  
而紊然而禮讓之事不可徒責儒生須朝廷示之然後下人效  
之矣○傳于政院曰使臣宴饗所以勞使臣之禮如待夷狄及  
赴京使臣則不可不為監司兵水使乃我國所為之事故或以  
災變停之至於使臣竣事而迴迎勞之事考前例以啓 甲子  
政院以禮曹判書任權意啓曰常時赴京使臣及監司兵水使  
賜宴自曹例為啓稟矣其餘屬於恩數故自下不敢取稟焉近  
者重臣奉使巡海島而還指李 監築宰相方好 亦既竣事而迴  
宜為慰宴使下情感動而此典似欠故臣適有所懷而啓之非  
以為有前例也傳曰予亦見 祖宗朝古事或西征北征之時  
則 祖宗有親執杯以送之事矣然近年高荆山沈彥光亦以  
巡邊警邊使往還平安道而不見迎勞之禮今若強行無古例  
之事則不知果合於物情也但以啓意觀之如今南方不無聲



息之時跋涉往還慰宴宜矣巡邊使築城使另為饋享事奉承  
傳可也○聽啓履昌原囚私奴吾磨之其妻貞非及司宰監奴  
石乙石等同謀其主金漢王殺害罪柴原囚正兵趙世貞燒殺  
其妻罪三覆皆依允吏曹判書申光漢曰政事間每欲取稟而  
未敢近來風俗薄惡綱常之變滔滔皆是若不提撕教化則人  
奚激勸孝行卓異累有賞職之命多至於十餘人而多不得職  
大典之法亦曰賞職云故又欲單望注擬而未敢也如生負進  
士即當付職幼學之類又未識取才與否久滯不用徒為虛文  
以此見之若可為實職者該曹隨聞見注擬其餘姑皆給加則  
彼既免賤其子孫又書於四祖激勸為何如哉 上曰孝行之  
人固當依法賞職雖不能一時盡用可次第而用之賞加事當  
議于政府領事尹仁鏡曰忠孝一體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孝行卓異者賞職為當方今設鎮加德又絕倭奴防備諸事不可  
尋常當為措置也倭既見絕其為計必無所不至或請於日本  
而求通不然則出入作賊乃必然之理雖有邊警切勿驕動益



固我隄備而已且今多大浦設為僉使臣前為慶尚監司備觀  
加德及多大浦形勢倭若不得泊于加德則多大浦乃為賊路初  
境新差僉使當以久歷東班有物望者差遣而今僉使准物情  
以為無異於前任萬戶仁忠丙云 上曰兵曹似乎擇差然不知

其人物為何如也當更問于兵曹 洪彥弼尹仁鏡李芭成世  
昌權撥許磁議 祖宗朝陵寢祭享固當一依禮文不敢輕議

但驪州殘弊已極獻官往來支供難備獻官監察依近年例姑  
勿差遣獻官令牧使代行何如因驪州人上言而有是議 醫員金延壽元犯

似不緊重受刑又至三次今若加刑恐致殞命孝為百行之源  
推獎勸勵帝王為政所務在是近來孝行卓異而 命賞職者

多雖不能一時除職先給賞加令該曹隨其材器收叙何如頃  
因臺諫所啓軍資倉米皮雜穀相雜今方邊釁之時如用兵糧

至為可慮待秋成捧以可食米事戶曹已曾行移于各道又以  
全羅道人民陳訴量數斟酌漸次改色事戶曹亦已啓下許多

往年公債一切皆以可食米刻督則貧民不能備納勢必逃散



此又不可不應今年分給公債之米三分為率一分捧以可食  
米其餘逐年改色會計施行守令適代時憑考解由成給事令  
戶曹磨鍊施行何如政府及兵曹判書丁玉亨總判申瑛然知  
具壽聘議後續錄內濟州子弟願屬殿司僕者牧使依內禁衛  
試格取才啓聞本曹改試十四矢入格者許屬云而不定其數  
依平安道例二人許屬何如政府兵曹及備邊司堂上尹熙平  
林百齡宋叔瑾金舜臯等議今觀方好義書啓單字所言皆關  
防重事其間多有已行條件如釜山浦是倭人接待處不得已  
以堂上有威望者擇差降營浦為萬戶屬加德鎮至如彌助項  
兩道邊界要衝之地其防備最為緊重雖非堂上別選差遣釜  
山浦倭館額地無可接處則日本使臣之來亦無所接恐非綏  
遠之道須令本道先期修治使不至暴露奸民謀利者交通倭  
人無所不至朝廷雖設法嚴禁有不能勝今倭人皆接于釜山  
浦客館近處不無至集成村為奸害如舊須諭本道設法嚴禁  
多大浦回侯巨鎮軍卒單弱懼不能支加給軍士百名軍官三



人若其賊至策應救援等事令備邊司為公事行移何如○諫  
院啓曰全羅右水使閔應瑞前於羅州海島與荒唐船接戰時  
非但不能相機應敵先自畏刼顛仆舟中蒼黃失措以致人多  
死傷兵敗北走至使唐人拊膺笑侮失誤軍機罪犯甚輕請速  
拿推閔應瑞失誤軍機之事現在於啓本兵曹以啓時用情回  
護亦不請罪至為非矣請推上護軍方好義承築城之命所  
當直到加德天城兩鎮監督築城而初到熊川捨其所事遍歷  
他境已為非矣又與監司兵水使同議處置皆非其任其餘開  
錄啓達亦有妨事體此皆誇功樹能所使至為非矣請推近來  
慶尚道凶荒極矣使命往來之弊朝廷非不知之但體察使之  
行在所不得已左贊成李芑承命往來所當上體朝廷之意務  
從簡約以除一道之弊而供億奔走州郡騷然人馬踏損禾稼  
無餘公私俱困貽弊莫甚至於委任之事亦不經意殊失委任  
重臣之意請推考答曰皆如啓兵曹則務劇行公推考可也○  
乙丑 御朝講 上曰南方新絕倭奴又築加德朝廷皆以為



須遣重臣云故特遣李芑巡察南方予意監司兵水使同議處  
置亦可大臣往來雖務從簡約其下人所為豈一一檢舉乎然  
姑從廷議遣之今體察使李芑又築城使方好並以不謹往還被  
推觀其處置亦別無經略之事初既遣之又從而推之於事體  
似異但有所失云故業已命推予意以為當初不遣則已其巡  
察往來之弊安得不然正言趙光玉曰自上特遣重臣于外  
方則為體察使者所當體朝廷之意一行之事別務簡約而今  
聞劇為擾亂先聲吓到懼其踏損先刈未熟之禾不徒一道騷  
然又留熊川將為棄邑云其往來之失極矣故議啓請推常時  
奉命無過於赴京然竣事而還亦不見迎勞之事今者體察  
築城等事所失如此而禮官啓請迎勞云禮官豈無所見聞而  
乃請行無前例之事乎然亦誤矣上曰使臣迎勞之禮古所  
未聞問之禮曹判書亦以為無前例云然重臣往還外方設宴以  
慰亦為非妨之事故從之但赴京使臣及巡邊使近來亦累次  
往還而不見如此之禮雖自今日始亦當既令推之又命賜宴



事體如何領事洪彥弼曰既命推之不可賜宴光玉曰孝行卓異之人或命賞職或命給加其於孝理至為美矣然自上行必須躬行表率盡其為道使觀瞻感化可也宗廟親祭久廢不行至為未安必以累次不寧故然也頃者文廟酌獻禮既已定日而以下重之故旋廢不為聚多士於闕庭狹窄之地至於死傷躡籍此雖臣僚不職之故自上豈不驚愕而追悔上曰朔望則已太廟四享猶可親祭而隆寒極熱則不能為也幸有可為之時又必有故久廢不行心甚未安文廟酌獻禮當於某時為之但為庭試既未遠而若預定日期則外方多士全集當臨時斟酌也彥弼曰自上緣故有無不可論而近者別試庭試頻數今若幸學則必試儒生之才切不可為也開春後為之至當大司憲鄭順朋曰近者國家邊備等事固非偶然措置但朝廷潛有重大之憂而上下皆務姑息掩護而不言近則似乎無事然中間醞釀則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每欲啓達而不能可之然啓之故未果前者具壽聘於經筵只啓其大槩亦不能



詳大小尹之說其說已久漸為標的指其宰相為某尹之黨此大小為二逕安有如此之事宰相等雖不入於其黨者亦皆疑

懼指其為黨者咸謀自免人或往見尹任則指為大尹之黨見

尹元衡者指為小尹之黨大小疑阻不能相訪至有欲移家移

居者時戶曹判書林百齡居尹任之隣嘗欲賣家故云朝廷相疑至於如此其中有被

駭者人輒曰此某黨故如此云指左憲被駭事此非細微之事然

防之無計宰相亦多有憂者而不知何以為之以臣之計言之

譬如昏夜之中狗見木影而吠人疑其孰為盜賊迫而察之竟

亦無有昔有飲酒者身掛壁之弓落影盃中以為蛇也惡而生

病乃察其為弓始釋然無病今之事正如此也所謂大尹之黨

者扶護東宮云小尹之黨者有心於大君云上有主上而私

扶護東宮者邪譎之謀無狀小人若有心於大君則悖逆之狀

口不可道自古人臣結黨欺君則有之安有私相附託作為如

此之事乎必有奸人如鬼如蜮謀欲疑亂朝廷爾凡造為是說

者以東宮無繼嗣故然也東宮早晚有嗣則宗社臣民之福



而不幸無嗣東宮亦當為宗社萬世之計以夫大君不多只有  
一人兄弟之間少無疑阻豈有他意此無理之事臣意自  
快示內外以大公至正之道幸甚尹任尹元衡皆以至親居宰  
相之位其為國之心夫豈偶然若使二人絕無猜嫌懽然相得  
則彼邪說將如螭蛇遇陰而出見陽明則即消磨也此事人雖  
不敢刑口自  
上豈不知之方今士大夫至於相訪亦疑慮而  
不敢安有如此之事  
上曰前者具壽聃略言大小尹之事今  
又聞之此必有邪議疑亂朝廷朝廷疑亂則事關宗社朝廷  
宜快示而攻破然後邪說乃止此事甚為驚愕彥弼曰臣聞之  
已久然不敢開口順朋之言深為有理豈以偶然之心而啓之  
耶臣聞之雖久若推問其根則徒擾亂朝廷爾自  
上能鎮之  
而朝廷有道則彼邪說不足動矣故臣亦掩耳而過焉人孰無  
親戚朋友雖在亂國亦相訪問而今則互相疑阻而不敢問安  
有如此之事乎  
上曰小人害君子必指為朋黨而一網打盡  
至為可慮彥弼曰自  
上知其奸偽而防之在下皆務鎮靜則



彼何言哉是以聞之已久而未曾開口知事成世昌曰滿朝之人誰不聞此言亦不知根從何處浮言雖動有識見者疇敢疑乎萬無如此之事如今君子滿朝朝廷堂堂何足畏此哉大抵浮浪不根之語鎮之在乎宰相今上自三公下至六卿亦皆可倚之人誰有信之者此語初果喧說已而頓靜今復如是須加鎮定焉順朋所啓之意不過自 上預燭奸謀以示大公至正之道絕偏係之私則彼讒言者將見覘自消而朝廷泰和豈足為害乎順朋曰自下固不敢問其言根其言亦不足聽然朝臣之指為其黨者日積疑懼豈是美事世昌曰伏見古事君子與君子同類常為國忘私故君子多在朝廷之時則如此之事顧無可疑然君子無心而小人日漸投隙必遂其欲一君子退而衆君子退一小人進而衆小人進君子小人之進退自上能察則善矣順朋曰此雖邪說然下人不恃 上有大公至正之道致此說也固當洞然快示內外下人也自 上雖曰不信內外下人豈盡無疑 上曰尹任尹元衡名雖至親其朋伴所



為之事予何能知果為驚愕光王曰邪說之發已久具壽聃亦欲  
使上預知而啓也小人情狀有同鬼蜮投間抵隙無所不至  
自 上若大公至正於東宮大君之間絕無偏係之念則彼讒  
者亦曰自 上如此吾術不可售矣而當自息矣彥弼亦曰聞  
之已久而不敢啓達云大臣若聞之已久則當早啓而鎮定豈  
待順朋而後言耶彥弼曰光王之言是矣然臣雖無狀以大臣  
而先發則恐朝廷擾亂爾 上曰有形之事則大臣當啓矣無  
形之事推之似難上下自然鎮定可也彥弼曰臣亦有罪然讒  
言遇明則止言根自 上必知之矣今入侍之臣率皆同志之  
士吾輩若在則彼何為哉但小人巧於抵隙斯言未殄甚為不  
可自 上須推其言根而鎮靜為當 上曰攻破乃可小人聚  
黨則為患甚大彥弼曰如臣劣下忝在相位務欲戮力安靜然  
民之訛言不能知之自 上鎮定則善矣順朋曰祭享之有飲  
禋禮也如朔望則已大祭則固當飲福而今不為之古者雖名  
山大川祭皆為飲福故奉常寺酒味亦美今則祭官例於祭後



務欲速罷不為飲福非但禮廢不講酒味亦無檢舉之方臣被  
罪還朝後往歲差先蠶祭令設飲福之禮奉常寺奴子等無有  
知其節次者此禮之廢久矣 上曰往時果有飲福之禮近不  
為之此禮曹所當察也 ○傳于政院曰經筵大司憲啓啓以為一  
應祭後宜有飲福而近廢不為云何以不為乎以啓意言于禮  
曹且有議事政府專數六卿判尹命召可也俄而又傳曰今日  
所議事不少兩司長官弘文館長官並命旨許垞推案有相考  
之事令禁府持來可也 ○傳曰巡邊築城等使慰宴事左相亦  
以為今既命推不可賜宴云論議如此其勿賜宴又傳曰今日  
所議之事甚大故侍從長官亦令隨祭而適在外以其亞官隨  
祭似異其令勿祭 ○左議政洪彥弼右議政尹仁鏡右贊成成  
世昌左祭贊權撥右祭贊許璣兵曹判書丁至亨工曹判書柳  
仁淑刑曹判書尚震禮曹判書任權吏曹判書申光漢戶曹判  
書林百齡大司憲鄭順明大司諫林億齡承 召訥賓廳上下  
議曰今經筵聞大司憲之言此非尋常之事亦非但知悉而



已在上亦不能明辨則人心洶洶士林亦不自安是以予意如此此事非曰兩尹自相朋類一邊為世子一邊為大君甚為不義之事禍亂國家豈不重乎予常時接世子與大君其禮有差頃無偏意世子大君方有友愛之情闕內上下無一毫疑似之端而不意在下有此邪議使上下不能安兄弟之間亦不能和至為關矣茲邪言者無據固難推問矣此事其源有叶垌推

案知等觀之則可知也

許垌推案其供招有云許沅謂垌曰尹元老等欲廢言士林構成虛言元老歸尹任

家謂曰當時士林疑我兄弟者以東宮無繼嗣中宮有大君故也古有宋仁宗廢后之事今之士林所謀難測吾兄弟以王官至親不可緩圖云又權執前內元老等以黃憲尹安仁為窟穴日夜聚議云又曰元老見尹任謂曰中殿簿待東宮之言發於士林吾等不可其時予以為此事恐終未安靜然奸兇已治

金安老禁人心自然鎮定故予不為他言也丁酉年欲害國

毋者以東宮無繼嗣中宮有大君而發疑似之言恐動奸

兇其時至於儒生亦欲治罪予不聽焉其後此言不殄今之為

士林者不知其端喧說如此此非士林之自構也亦不可疑於誰

茲此言也此言一出於丁酉之事尹任尹元衡皆是至親予亦豈



無必恤之事然大事不可不早防外戚之事自上決斷則非但邪

議鎮定被罪之人終至安矣士林亦安具壽駟發其幾微而欲

鎮定其邪說予不示其好惡故此論至今不止尹任首發邪議

於奸克至今不止至為非矣當竄外尹元衡使不能鎮定如是當

罷之如此則以當議下諸幸莫失色○鄭順朋林億齡等既見備

忘記乃詣政院啟曰臣等今命紘於議得然實大事請退

與同僚議啟者曰如啟兩司即遣吏盡請○洪彥弼等僉議啟

曰臣等伏覩備忘不勝驚愕奸言得行此國家危亂之機大抵

無根之言出自奸口欲亂人國惟幸人君不惑邪說明以辨之

靜以鎮之浮言即止如雪見現雖有大奸不得售其術若不明燭

是非惶惑動搖終陷奸人術中非徒致一時紛亂國家終至玷

危今罪尹任尹元衡欲止流言此無異於抱薪救火楊湯止沸

亂益甚耳聖明在上朝廷亦豈無人上下輯睦守正不撓雖

有流言豈足慮乎許垌推辭出於許沆構捏朝廷無不

洞知斷不可信伏惟上裁答曰卿等之意然矣但予不能辨之



則流言豈止此而已哉事係大關則朝廷雖欲救之不能及矣  
今日之事非只關於彼人等一身也所言之意深矣只知欲鎮  
定不亦難乎予意不過前議也不治於此幾則彼人等終難保  
之子豈偶然計而為治人之事乎○大司憲鄭順朋大司諫林  
億齡執義韓崱司諫韓澍掌令鄒希登白仁英獻納成世章正  
言趙光玉沈世霖等啓曰臣等伏覩上教尹任當竄外元尹  
衡當罷之云臣等不勝驚愕今朝所啓只為邪說肆行朝廷疑  
懼欲自上洞知虛偽使內外更無疑阻而人心自安也今以  
中間邪說遂定兩人之罪恐不得安靜而又致洶洶也願自  
上勿為邪說所撓益恢公明之意答曰今日之事祇只關於彼  
人等一身也所指之事關係國家治此兩人則人心自定前日  
雖聞其幾微而言者不顯然故只知悉者欲定人心而反不安  
靜此事雖奸人何有自搆之理乎因丁酉年許垵所招而喧此  
言矣是以尹任加等竄外元衡罷之欲定人心而又彼人等  
自保之道也物論如是然專棄之而不示好惡則邪說終難定



矣尹任只奪告身尹元衡罷之以觀後事可也○傳于洪彥弼  
等曰荅卿等所啓後又見兩司所啓同然但自古人主於外戚  
厚以待之威以服之此保全之道也况發於大關之言而專不  
治之反不得保也前有此論之際早示好惡則豈至於士林之  
不安乎是以欲鎮人心更料如此尹任只奪告身元衡罷之以  
觀後事可也夜深故不待更啓而言之彥弼等再啓曰大抵奸  
人以疑似易惑之說造為不根之言潛布稠叢使是非眩亂邪  
正顛倒人主不能燭其奸巧自陷於危亡之域而不可救全者  
追記已往奸人構亂之言欲罪此二人臣等恐 聖上不能不撓於  
流言而視聽從而惑矣奸人之造為流言正為此也往者奸兇  
陰搆陷人之事 聖明所洞照而獨於此事不能無疑臣等所  
未解 聖上不撓於流言守之以正則朝廷自當無事豈有難  
救之患乎荅曰子意已盡言之若治凡人則謂之感流言可矣  
治至親則公道也彥弼等夜深退○臺諫合司再啓曰臣等所啓只  
以無根邪說撓惑朝廷故欲自 上灼知虛妄使無疑懼而人



心自安也今必欲辨治以示好惡是反陷於邪說而俾遂其奸也所  
關尤重請靜以鎮之使流言自消答曰示好惡之意非陷邪說而  
治之言雖無根此人等持身若謹則何有如此之言牟子之示貶  
懲後此保全外戚之道也

亦以夜  
深退

中宗恭儷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一百四



中宗恭肅文皇帝御製文苑英華卷之二十四

想是并無在在無之語也

欲之言無所其人者乎

得亦重結句以歸人者乎

之身或此人必欲得之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一百五

十月丙寅朔臺諫合辭啓曰奸人巧構邪言傳播恐動豈無所計欲使朝廷疑亂而得肆其奸耳昨日所啓之意只欲聖鑑洞照以破羣疑今以無根凶悖之言輒罪二人一日之間人心洶洶至於此極奸人之所以為計正為此爾自 上屢授丁酉年之事教之臣等細考許垞推案其所言似皆許沆欲害尹元老等構成虛語誑誘許垞使弘文館叢議奸兇構捏之言斷不可取實自上以為有源臣等之意實為未安請靜以鎮之務定人心答曰丁酉年已觀許垞推案故雖言之非敢指是也叢議之初予即示貶使之自慎則何有如此而不止乎今又知之而已則必尤不止至親治罪之事雖下人言之予猶不聽何如是固執乎予今示貶人心自定故不得已如是也史臣曰元老與申秀涇嘗言尹任與金安老欲廢母后造為不根之說以嚇之而欲以此事累及於東宮 上之推許垞推案者正為此也 上之此舉果若至公無私則任與元衡同其罪可也而一罷一竄輕重懸

四宗大王實錄卷一百五



殊其偏係之失亦可見矣此皆元老之所弄而臺官非不知也  
恐大禍及已而無一人特出而言者可見當時氣節之偷靡也  
又曰 上之初授丁酉事言之者欲加尹任以謀廢母后之罪  
也朝廷知其上意而力防故 上亦屈辭以對而元老之謀自  
窮矣 上誠欲定其人心而為此舉則莫若先定上心上心不  
定故元老之讒得以間之而其弊將至於父子相疑何能定其  
人心乎人心之危懼者誠以 上心不定故也然則罪此二人  
而欲定人心者不亦誣哉○臺諫再啓曰臣等職在言責豈為  
外戚得罪私庇而啓之乎此人等得罪而國家危亂隨之自  
上不欲自斷下議廷臣大臣臺諫皆以為不可連日懇啓而  
宰上不從此非帝王下採羣議之道臣等欲安靜以鎮之自  
上及開洶擾之端此臣等所未解也若罪此二人而邪議得止則  
臣等將先力爭治之此國家危亂之幾請許面啓答曰此事上  
下別無深意何至於面對乎自古籍姦口者無不治罪此人等  
皆在椒戚不能自慎故籍於姦口如此不得辭其責是以不計



他意而示貶者欲保他日之意也予聞此事以謂尋常恬然不治則未便故議之於朝廷也以兩人之罷為反致擾亂則予未知也予雖面對無過於此故書以示之臺諫三啓曰一身無罪而只以藉姦口治罪則反陷於奸人之術中以此求鎮定不可得也此人得罪所係甚重故敢啓請勿留難答曰予意已盡言之不允○政府全數六卿判尹承命而傳曰昨觀卿等之言即欲開示予懷而夜深故未及也其曰雖有邪言朝廷豈無人乎此意予深有感焉朝廷雖如是堂堂予以不殺居君位已以不能揔攬權綱故人心不服屢生變故豈不寒心自古豈無小人小人構亂之意君子審察之可矣近來士習似輕聞人言不詳審而輕發故人心風俗馴致日誤以當今之勢觀之如此之事朝廷上下不可以為尋常也苟能慎重於自治則人心亦安矣昨日予欲罪至親非有疾之而然也邪言流行而彼人益自慎重則自然鎮靜矣不能如是故邪言至今不止不可不示貶也所以然者非徒欲使外戚自保而朝廷士心得以安靜此



乃國家之福也在廷者不審予遠慮之意徒以為陷於邪說以  
治之此欲其姑息偷安之計也予所以示照之者其意不過如  
此而已且近觀朝廷知尚孝行而不知尚節義故士習日非自  
古崇尚節義之國終不至於亡卿等所言徒知有人於朝而不  
計尚節義礪廉恥則人心不變矣已往之邪說縱云自熄將來  
之事卿等不可以為尋常故予別為言之史臣曰崇尚節義之  
國終不至於亡聞是教者孰不感激上之趨向雖古帝王何  
以加諸使加以明斷察微慮遠登庸善士培養振作則海東休  
治其亦庶幾而寄耳目於外戚儉邪相繼為國大蠹毒流搢紳  
過延一國以此而欲望尚節義礪廉恥不亦遠乎○左議政洪  
彥弼等回啓曰罰者天討人君代天理物不可有一毫之濫濫  
則一人之私非天理之公也雖凡人無罪者罰不可濫况戚里  
之近乎有罪猶可議之無罪而濫罰豈先王之舊典戚里之  
人如有所夫臣等有何顧惜而容貸之乎曩者姦兇指三捏構  
匿名書陷害無辜惟意所欲而初欲推之不見其迹以而其狀畢